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1 曾 4
7 5 2
1 2



1 曾 4
752
12

讀四書大全說卷七

季氏篇

船山遺書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以下意分兩支但聖人說成一片耳話到聖人口裏便怎融液曲折不消分支作柱而理言交盡亭子即不能然而况其他故辭至聖人而始達錄其胸中共一大鑪冶隨傾鑄而成象然學者讀此正當於合處得分而後可以知聖筆化工之妙前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則夫子之所責於季氏者唯其欲也若再有之言憂也則折之曰而必為之辭知其憂不在此而彼亦初不為子孫慮也云不患寡不患貧修文德以來遠人蓋以理言而責其以患貧寡故妄欲人之土地也云患不均患不安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以事言而見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云後世必為子孫憂者非其本心而徒為之辭也云均無貧和無寡則以引伸其不當欲之故云安無傾則以質言顯與之不足為季孫憂也乃自聖人言之彼此合成一理初無垠鄂不期於立言之妙而妙自無窮豈若後世文人必分支立柱以自為疏理哉均則無貧矣安則無傾矣然君子之所以患不均者非以欲無貧故患不安者非以欲無傾故若其欲無貧無傾而始以不均不安為患則是亦患貧患寡而已矣有國有家之道不若是也君子之不患者直以不當患而不患豈所患在彼乃故不患彼而患此以巧免其患哉不當患而不患者心之無欲也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則文德自此而修矣若夫其無貧無寡無傾則唯患不均患不安自能以遠慮而絕近憂不此之患則分崩離析而憂在蕭牆之內矣明於其所當憂者則以顯與為憂之強辭可折明於其所不當患者則不容患得患失而肆其私欲固矣乃以其安分無求而不動於惡者在是其以制治保邦而免於傾危者亦即在是故可即以折其強辭者抑其私欲故聖人互言之不待歧說而事理交盡若不患貧寡之實則以修文德為歸患不均患不安之道則以扶邦之分崩整邦之離析為效意各有屬讀者固不容紊也乃夫子於此則以不患貧寡而修文德以來遠人為王而以均無離析安無分崩為賓蓋因伐顯與以啟論端則即事以過其欲而顯與之不可伐者若其為季氏憂蕭牆之禍則冉求之言憂也本非知情之辭亦且姑與折之而季氏之攘奪以召禍則不可亟挽之旦夕者也以理以事揣之而緩急輕重分矣此又善觀聖言者所宜通也

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豈徒孔子知之冉有亦知之即季孫亦未嘗不知之探其意中所懷挾者而告之曰吾恐在此不在彼亦因其所懼者而懼之也使季孫冉子不知蕭牆之內有憂則其以固而近費為子孫慮慮亦為子孫謀長久者深計之所必然非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矣季孫之憂自在蕭牆而其欲則在顛與知憂不在此而曰憂是以為君子之所疾

若所當憂則雖遠而必憂其不當憂則近固無憂若置遠為不足慮而日收前後以為之防亦徒操同室之戈而已雙峰云顛與遠蕭牆近大是不審且如朱子所云哀公以越伐魯則禍在越矣越豈近於顛與哉蕭牆之內只是禍發不測意

羅豫章以陽虎囚桓子為蕭牆之憂朱子不宗其說而以哀公與越師易之蓋以冉有仕季氏在康子之世固知豫章之失考然哀公欲去三桓謀雖謬而事則正孔子不當使季氏憂之而豫為之防且哀公於時事尚未形而先為微詞以發其密謀是夫子不以待白公者待吾君矣聖人所言但以理論所謂三桓之子孫微矣者是也眼前看得他不好便知其必有禍亂若桓子之自發雖聖人亦不能知也不能豫測而忽發故曰蕭牆之內魯至悼公以後三桓之子孫不復能執魯政後來更別用一番人若公儀子之類三桓後裔大段蕭索去特史不記其所終無從考爾陪臣三世之後所失之國命屬之何人天子諸侯豈能遠收之大段是彼此相移迭為興廢以成大亂之勢耳近華亭陳氏謂說此謂陪臣之失失於廢人其義亦通春秋以後無干出一班輩門圭曹之士立談而收卿相以傾危人國據此則廢人之議非私議於草野乃議於廟廷之上也與孟子所云處士橫議同集註言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三代之世工執藝事以諫與人獻箴雖明主亦安能無失政雖聖世之民亦安能無私議耶但不抵掌談天下之事以操國柄而已

言未及之而言問他人而已對也未見顏色而言君子一無與人言之意而已冒昧以言也言未及之而言是攔橫槍先說話未見顏色而言是不避嚴惡唐突得去勉齋謂未見顏色者言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不樂則方與人言而意又移愆在君子不在己也替者之愆甚於躁固知未見顏色者之尤矣

若但戒人言以時發則與人恭而有禮初不擇人也故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今云侍於君子有三愆則是因侍君子而始有之也因侍君子而始有則將不侍君子而可無乎非不侍君子而可無愆而何以云有益不侍君子非可無愆也有愆而不自知其有也以位言之則朝廷者禮法之宗也以德言之則君子言動以禮而非禮者以相形而易見也若只隨行逐隊與草野鄙陋人一例為伍則彼亦愆也此亦愆也一堂之上不相照應只管任情胡闕去蓋有終日皆愆而自以為無愆者矣人不可以有愆而當其有愆則尤不可不自知其有不知則終不能知愧而思改故君子者夫人之衡鑑也不可不求親近之以就正者也或疑有德之君子則固人所當就正者矣若有位之君子其必足以為斯人檢點言行之資乃抑不然章榘山居林下二十年或欲舉之以充講官一老先生謂其不可曰榘山久在田間未免有朴野倨侮之色使之日進於上前且使人主輕士大夫崇禎間郝給事士膏十餘年間任一旦賜環召對之下不問而對高聲闊視致動上怒卻將溫體仁陸學東林事決裂而不可挽自非威德之士動容中禮則不與有位之君子相晉接亦且陷於愆而不自知以此思之然後知聖人此語為曲盡物理也

以戒字意求之則朱子言理不如范氏言志之親切大要此章是過欲事且未到存理處其言君子者言外有一小人在是人品大分別處且須立個崖岸不墮小人去故曰戒至於存理之全功在三戒以上一層且非此處所及乃但言過欲而不及存理則此三戒者將無與釋氏共之好色癡也好鬪瞋也好得貪也然則聖人其以釋氏為君子乎曰釋氏雖不得為君子而與任血氣以自恣之小人豈不猶賢乎乃君子之所以終別於釋氏者則以隨時消息不流於己甚而未嘗剷除之以無餘也故血氣之所趨則戒之而非其血氣之所必趨者則未嘗力致其戒也豈與釋氏之自少至老必廢昏姻絕殺害而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之餘皆非其所得者哉錄此思之朱子之以理言者亦可得而通矣

集註血陰而氣陽一句乍看覺得插入無謂及觀范氏血氣志氣之論及朱子所云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此氣乃知集註用意之深雙峰云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於心則已贊一血字矣大要氣能為善而抑能為不善能制其不為惡而已足不能望其為善也蓋氣陽而血陰氣清而血濁氣動而血靜氣無形而血有形有靜則

滯塞而不能受命於志濁則樂與外物相為攻取且能拘繫夫氣但隨己以趨其所欲故好色好關好得者血役氣也而君子之戒此三者則志帥氣而氣役血也今以好色好關時驗之覺得全是血分管事及至淫狠之心戰退則真志此身之有血而唯氣為用事矣乃夫子於此分任其過於血氣者以氣本可與為善而隨血感衰不自持權見累於血以為之役氣亦不得而辭其過也氣能聽志而血不能聽志心之不戒者聽命於氣而抑聽命於血雙峰心是魂魄之合一語極有理會唯其兩合於陽魂陰魄是以亦聽命於血乃魄雖靈終是凝滯重濁物事而心卻輕微役使他不動則不得不資氣抑而扶之魂清於魄而心又清於魄心是魂魄之輕清者合成底故君子專有事於此以治魂魄則心君也氣將也血卒也清卒腦將以干君而明君必任將以制卒其理一也

知命有知命之功畏命有畏命之事新安以格致誠正分配之精矣既知天命以後尚須有事於畏孟子說知性知天又說事天立命事天立命喫緊工夫正在畏上不知則必不戒而不知者未必其能畏也夫子以說到天命上則君子小人相差懸絕與畏大人之與狎畏聖言之與侮爭一敬肆者又別故於小上加不知二字言且不知而何望其畏若夫雖若知之而不畏者則既異乎醉夢之小人而抑不得為君子自別是一流故可云君子知命小人不知其大分段處立之辨也亦可云君子畏命小人不畏就其極至處終言之也只君子知命小人不與與君子畏固不畏也知此則大人聖言不得復以知不知添入明矣大人聖言其顯者自易知也雖小人亦未嘗不知也若其為大寶所凝至道所出之微者則必能畏之而後其道之宜畏德之可畏者始可得而喻也是其大端之別在畏不畏而不在知不知且小人之不畏天命唯不知之是以終不得而玩之若夫大人聖言唯其不能深知而亦或知焉是亦得而狎侮之則小人之不畏大人聖言罪不在不知也小人之罪不在不知則君子之功亦不徒在知審矣乃亦有於天命求知而不畏者則老莊及釋氏是也乃老氏之於天命雖用其抵熾投閉之巧而其所操為雌黑豁谷之術亦終不敢求勝夫天而拂其命故夫子亦終不以老氏為小人則已與釋氏之小天而自大卑天而自高滅天而自存者異矣故有事於知天而自謂知之乃以增其褻慢者唯釋氏獨耳後世從夷入華當夫子時無此小人

也朱子以知字括三畏自不知和靖言誠之為切而雙峰分析知畏各致之功亦大有功於朱門矣

曰知之曰學之之字所指不實有異然則以知之之字指此理而言謂洞見本源該括萬理則夫困而學之者亦豈盡天下之理全體大用一學焉而無遺乎學此者以漸則知此者亦何得獨為頓也史記稱黃帝生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其說出自內經內經者固周秦之際精於醫者之廣作耳史氏據之以為實誕矣且云幼而徇齊則亦徇齊焉耳長而敦敏則亦敦敏焉耳豈無所不知而一如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之極至哉至云生而能言則亦佛氏墮地能言唯吾獨尊之猥說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覺之有漸寂然不動待感而通也若禽之初出於殼獸之初墜於胎其喙齧之能趨避之智啾啾求母嗚嗚相呼及其長而無以過使有人焉生而能言則亦智倖離慶而為不祥之尤矣是何也禽獸有天明而無已明去天近而其明較現人則有天道命而抑有人道性去天道遠而人道始持權也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聲色而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聰必歷於聲而始辨明必擇於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豈意然有聞聲然有見心不待思洞洞輝輝如螢乍曜之得為生知哉果爾則天下之生知無若禽獸故美雛之能親其母不可謂之孝唯其天光乍露而於己無得也今乃曰生而知之者不待學而能是美雛賢於野人而野人賢於君子矣橫渠學問思辨之功古今無兩其言物理也特精於諸老先生而曰想孔子也大段辛苦求可謂片言居要然則所云生而知之者其言知之隨指所知之一端而非無所不通之謂其言生則如其性之所發已樂與其所欲知者而相取於色用明於聲用聰於事物之幾一致其心思早已符合深至而無所蔽故天下一事有一事之知而知者各有生與學之別即各分上與次之等上者易而次者固難乃及其知之則一而所繇以得知者亦無大異也上者以知而不盡知因於所知而學焉次者未學之先一未嘗知循名以學率教以習而後漸得其條理師曩之於琴上也夫子之於琴也次也推此而或道或藝各有先後難易之殊非必聖人之為上而賢人之為次矣朱子以堯舜孔子為生知禹稷顏子為學知千載而下吾無以知此六聖賢者之所自知者何如而夫子之自言曰發憤忘食詩稱后稷之克岐克稷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初不待師友之告戒亦安見夫子之不學而稷與顏子之非生也夫子略於生學分上次而後人苦於上次分生學乃不知上次云

者亦就夫知之難易遲速而言困而不學終於不知斯為下爾且夫所云生者猶言性之謂也未死以前均謂之生人日受命於天貽賦則日受性於命日受性命則日生其生安在初之為生而壯且老之非生耶迫其壯且老焉聰明發而志氣通雖未嘗不從事於學乃不拘拘然效之於此而即覺之於此是不可不謂之生知也荀卿五十始學朱雲四十始受易與論語乃以其所知者與世之黠慧小兒較果誰為上而誰為次也其將以王雱之答龐鹿者為聖而衛武公之睿聖反出於其下耶必將推高堯舜孔子以為無思無為而天明自現童年靈異而不待壯學斯亦釋氏夸誕之淫詞學者不察其不亂人於禽獸也鮮矣

朱子語錄極有參差處甚難揀取想來朱子未免擊定隨病下藥作教法故彼此異致乃至屈聖言以伸己說者有之不能如聖言之川流各別而不相害悖也其答問者有云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乃他處又以主一言思明思聰此二說便早自乖張夫君子之於惡色姦言直不視不聽還他一刀兩斷若向此處思聰思明則立脚不穩早已被他搖動矣只惡色姦言亦何所容吾聰明哉如毛嬙西子之色不宜狎者也不視之則不亂耳此心之正而非自之明也如使與不美者同至吾前乃揀美麗者斥為女戎而取醜陋者以為正色無論人情之必不能而亦不得謂之明矣故曰不知子都之姣無目者也故君子之明必不用之於此以其明亦不可不明亦不可也姦言之不聽其道在遠佞人亦一刀兩斷法如業許其抵掌縱談而又用吾思以曲為摘發則衛嗣君之所以亡其國者而何聰之有且天下儘有不貪惡色不聽姦言而不聰者且儘有未嘗見惡色未嘗聞姦言而不聰不明者其不聰不明者唯不思故也豈有聖蔽之者哉聰言則對誦言如醉寤姦言欺之善言固不足啓其蔽矣此二語是君子警昏策惰以盡耳目之才乃復性語也存理語也而非過欲語也過欲之功在辨存理之功在思遠惡色拒姦言辨之事也非思也夫人之從事於學各因其所近以為從入之功有先過欲以存理者則不為惡色姦言所蔽乃可進而思明與聰其先存理以過欲者則唯思明而明思聰而聰而後惡色姦言不得而欺蔽之內以盡其形色之性則視聽必復其聰明外以察夫事物之幾則於聲色不得苟用其視聽故大而法象之在天地道教之在古今小而一物之當前一聲之入耳有弗視視則必思其無不見有弗聽聽則必思其無不聞若惡色姦言不使交

吾耳目者則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非既視聽之而又加以思也稽不恤非禮而視聽之矣則雖視惡色亦有其明焉雖聽姦言亦有其聰焉漢元帝之於洞簫宋徽宗之於書畫其為惡也固然而要不可不謂之聰明唯屏此不正之聲色於聰明之外而乃專用其思於當聰當明之視聽斯君子思誠之功也故思明思聰不在去蔽而在主一去蔽者過欲者也辨之明也主一者存理者也思之慎也不詳集註云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汎言所蔽所壅則於義自可以人之昏惰苟簡廢疎籠罩而未得謂得者皆足以壅蔽固有之聰明故為授以除蔽去壅之道曰思而語錄加以惡色姦言之目則或因有溺於聲色者而與言此是專以藥一人之病而戾於聖言之大義矣乃即如彼言亦當云視不為惡色所蔽而後可以思明聽不為姦聲所惑而後可以思聰不得竟以無二者之蔽遂當此九思之實學也如學詩者固當以惡詩為戒然但不請惡詩不隨惡詩稟句而不匠心於興比情景之中則亦窮年苦吟而不成矣聖人踐形盡性之學豈但空空洞洞立於無過之地而已哉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而不知天下之盲聾者其害在於聲色者十之三而害非因於聲色者十之六其害正墮於無聲無色者十之一則老子是已君子之學則須就有物有則上察識擴充教篤實光輝盡全體以成大用而後聖功可得而至朱子曰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無此子濬漏斯則盡之矣

朱子若湖時不思量義理一段說得來別求其大旨則所謂學思並進而已故終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明其為學之事中庸說慎思乃就學而言思以思其所學也與此思字別若非思所學只為地思去其有所思也孔子既云以思無益倘不持一道理空著去想是釋氏之以坐斷一切為真參實究矣乃朱子此語殊費周折不得暢快其故在問者不審乃令答者迂回問者曰無事而思則甚矣妄想如此而問幽莽殺人夫唯忿與見得則因事而有疑之思問且不因事而起若視聽容貌則未嘗有一刻離著在聖學中原無收視反聽形若槁木的時候倘其有此即謂之怠荒而夫子且比之為朽木糞土賤之為飽食終日矣視之所該最廣除睡時無有不視容之為功最密除感德之至者一刻忘下便不得溫以此九者詳求之日用之間豈復有無事之時哉而何憂妄想之生不得已而姑云有問時則君子固有讀書窮理之功而用其思於學學思固分致之功而方學即思所學乃所云視思明聰思聰思

時消時息而不居之以久其所也今且為體驗之凡人思慮之所蔽聰明之所窮知之所不能至行之所不能勉昏
情嗜欲之相乘與夫思之可通知之可悉行之可任昏惰嗜欲之能克若氣為之也而實非氣為之也氣餒者質之
量不足氣濁者質之牖不清也故氣以失其條理而或亂抑亦不相繼續而或撓也若夫氣之日入於人中者在天
之化或和或乖而人任其自至以受之則固不為之變也苟為不肖則無時而清剛苟為賢則無時而濁弱也苟一
聽之氣則氣之消息無恒和不和一因於化而莫之定其以移人於清剛濁弱者且將如疾風暴雨乍寒忽暑之能
病於人而又豈其然哉即命如病而亦唯體之羸弱者多受之是亦質之召診而非氣之過也質能為氣之累故氣
雖得其理而不能使之善氣不能為質之害故氣雖不得其理而不能使之不善又或不然而謂氣亦受於生初以
有一定之清剛濁弱則是人有陳陳久積之氣藏於身內而氣豈有形而不能聚散之一物哉故知過在質而不在
氣也乃其為質也均為人之質則既異乎草木之質大羊之質矣是以其為氣也亦異乎草木之氣大羊之氣也
故曰近也孟子所以即形色而言天性也乃人之清濁剛柔不一者其過專在質而於以使愚明而柔強者其功則
專在氣質上成者也故過不復為功氣日生者也則不為質分過而能功於質且質之所建立者固氣矣氣可建立
之則亦操其張弛經緯之權矣氣日生故性亦日生性之理本氣之理而即存乎氣故言性必言氣而始得其所
藏乃氣可與質為功而必有其與為功者則言氣而早已與習相攝矣是故質良者雖有失理之氣乘化以入而
不留之以為害然日任其質而質之力亦窮則連其久而不能為害者且害之矣蓋氣任生質
型型型雖一而成亦無時不有其消息始則消息因仍其型運連樂與失理之氣相取而型運亦遷矣若夫絲不
善以遷於善者則亦善養其氣至於久而質且為之改也故曰居移氣養移體氣移則體亦移矣乃其所以移之者
不可於質見功質疑滯而不應乎心者也故唯移氣斯以移體其能於體而致其移養之所移者肌肉榮魄而已矣
則又體之賤者也體移則氣得其理而體之移也以氣乃所以養其氣而使為功者何恃乎此人之能也則習是也
是故氣質習易而習且與性成也質者性之府也性者氣之紀也氣者質之充而習之所能御者也然則氣效於習
以生化乎質而與性為體故可言氣質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別有一氣質之性也性以紀氣而與氣為體可

云與性為體即可質受生於氣而氣以理生質此句唯一任夫氣之自化質之自成者以觀之則得理與其失理亦
因乎時數之偶然而善不善者以別若推其骨為太極之所生以效用於兩間則就氣言之其得理者理也其失理
者亦何莫非理也就質言之其得正者正也其不正者亦何莫非正也氣之失理非理之失也失亦於其理之中已
剛而亦乾之健已柔而亦坤之順已清而象亦成已濁而形亦成亦均夫邪寒之以成其寒之能感暑而以成其暑
之能也善養者何往而不足與天地同流哉質之不正非大羊草木之不正也亦大正之中偏於此而全於彼長於
此而短於彼乃有其全與長之可因而其偏與短者之未嘗不可擴是故好色好貨之不善於王道偏也過不在氣
而欲立欲達之以立人達人也故質所成能踐形者亦此形而萬物皆備於我矣孟子惟其相近而不一者推其
所自而見無不一故曰性善孔子則就其已分而不一者於質見異而於理見同同以大始而異以殊生故曰相近
乃若性則必自主持分割夫氣者而言之亦必自夫既屬之一人之身者而言之孔子固不舍夫理以言氣質孟子
亦不能裂其氣質之畛域而以觀理於未生之先則豈孔子所言者一性而孟子所言者別一性哉雖然孟子之言
性近於命矣性之善者命之善也命無不善也命善故性善則因命之善以言性之善可也若夫性則隨質以分疑
矣一本萬殊而萬殊不可復歸於一易曰繼之者善也言命也命者天之相繼者也成之者性也言質也既成乎
質而性斯疑也質中之命謂之性此句亦不容以言命者言性也故惟性相近也之言為大公而至正也
新安云性寓於氣質之中不得已而姑如此言之可也及云非氣質則性安所寓則殊甚矣在天謂之理在天之授
人物也謂之命在人受之於氣質也謂之性若非質則直未有性何論有寓無寓若此理之日流行於兩間雖無人
亦不覺其無所寓也若氣則雖不待人物之生原自充塞何處得箇非氣來即至於人之死也而君當懷愴昭明於
上者亦氣也且言寓則性在氣質中若人之寓於館舍今可言氣質中之性以別性於天實不可言性在氣質中也
蓋性即理也即此氣質之理主持此氣以有其健順分割此氣以品節斯而利其流行主持此質以有其魂魄分割
此質以疏濬斯而發其光輝即此為用即此為體不成一個性一個氣一個質脫然是三件物事氣質已立而性始
入氣質常在而性時往來耶說到性上一字那移不但不成文義其害道必多矣

新安又云有天地之性一語乖謬在天地直不可謂之性故曰天道曰天德繇天地無未生與死則亦無生其化無形埒無方體如何得謂之性天命之謂性亦就人物上見得天道雖不息天德雖無間而無人物處則無命也况得有性且新安之言天而並言地尤為不審以體言之則天地既不得以性言矣以化言之則地有化迹而化理一屬之天故中庸但言天之所以為天而不云地之所以為地亦天之為也故曰無成有終有終者化之迹也無成者天成之也若就人性而言之則性天德也氣天化也質天以地成之者也則不得以天地並言亦審矣

五常百行何一而不以恭寬信敏惠行之五常百行道也恭寬信敏惠行道凝道之德也於理言之則善有萬於心言之則五者盡之矣故知夫子之以此五者答子張理已極功已全更無遺也看即人言語須看得合一處透如克禮主敬行恕等無則全體大用互相成而無礙若執定藥病一死法卻去尋他病外之藥謂恭寬信敏惠總成迷妄聖人之教如天地之有元氣以之生物即以之已疾非以藥治病則施藥不必與烏附合而人參亦且反藜蘆凡藥之於病生於此者誤用之彼則為殺將所以藥子張者必且以賊他人而此五者自上智至下愚有一而不當行者乎故知聖人之言必不為藥

雙峰剛體勇用之說殊不分曉凡言體用初非二致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有是固有用是體是言體而用固在言用而體固存矣勇而無勇之體則勇為浮氣而不成其勇剛而無剛則中懷內訟而亦何以知其為剛故剛亦有剛之用勇自有勇之體亦與仁知信直之各為體用者等蓋剛者自守則厲體不為物屈用之謂也勇者果決敢為體遇事不法用之謂也故體雖不剛要不害其為勇如劉現祖述一流人自守不峻而勇於為義是不剛而勇也用雖不勇要不害其為剛如汲黯包拯一流人固無喜於任事之意而終不為物下走不勇而剛也好剛而不好學所謂剛復自用也狂者妄自尊大輕世陵物之謂好勇而不好學如劉穆之王融只是勇於有為便不復顧名節故其蔽亂此剛勇之別體用各異不可兼也

程子言序朱子言敬趙饒二氏無所見而姑為之調停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若看得程子之言序也為允當則何故易一敬字若以序字之義為未備更須添一敬字亦當兼言敬以有序不直竟廢言序也唯朱子看得程子之言序者於此處不切故斷然以敬代之若其仍存程說於圖外者則取其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一段而已釋此章之義乃使人因禮樂而釋其所以然禮之所以然者敬也樂之所以然者和也以序配和乃就禮樂之已成而贊其德禮行而序著樂備而和昭故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行禮行樂時大段道理如此故凡天下之有序者皆禮之屬也凡天下之和者皆樂之屬也唯然則序非禮之所以為禮而配序之和亦非樂之所以為樂朱子云敬而將之和而發之程子所云序與和只說得將邊邊事其所將所發者則固吾心之敬與和也程子推天理之本然而云盜賊亦有禮樂此為老莊家說禮樂是聖人添上底故與指天理之在人者以破其前識之華一種妄說若夫子則緣流俗以容之有序聲之能和者為禮樂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仁者不能如之何又豈盜賊之相總屬相聽順者之得與哉夫不仁之人所以不得與於禮樂者唯其無敬和之心也若天道之自然有此必相總屬之序必相聽順之和則固流行而不息人雖不仁而亦不能違之而凡人之將玉帛鳴鐘鼓者正恃此以為禮樂也程子此段是門人雜記來底想為有人疑禮樂非人心之固有故為反其言而折之如此乃非以正釋此章之義其說規模甚大卻空闊令人無入手處以視聖人之言深切警動人於微者遠矣且言序者亦因敬而生其序也若不敬則亦無以為序盜賊之相總屬終叫作序不得天下之序四親疏也尊卑也長幼也賢不肖也乃盜賊之有總屬於此四者其何當也凡其所奉為渠帥者徒以拳勇狙詐相尚而可謂天理自然之序乎若夫禮之有序者如事父事兄之殺此是胸中至敬在父次乃敬兄自然之敬而因生其序序者敬之所生也倘以敬父者敬兄則是夷父於兄而以敬兄者敬父矣敬兄之殺於敬父而為之序者乃所以專致其敬於父也禮所謂以仁率親以義率祖等上順下皆為至敬言也然則禮之所以云禮者以敬言而不以序言審矣馮厚齋求其說而不得乃以諸侯大夫之僭為無序之實此既與程子盜賊之說顯相矛盾僭竊者充類至義之盡而始與盜賊等豈盜賊之賢於僭竊者哉夫子言禮非玉帛之云所以通整天下之失實若但云僭竊者徒有玉帛而無序則周之時王舉行其所得為之禮雖以跛躄臨之而已無憾於禮耶且僭禮者亦僭樂矣是樂之失實亦惟不序之故而何以只言和哉宋元之際諸儒

鄙陋隨處將僭竊插入如問禘說入太廟諸章俱非此作白賴秘訣恰如夫子當年終日只尋著者幾個諸侯大夫
 廝罵更不知此外有天德王道在虞伯生以此註杜甫詩且一部酸鄙不知有杜而况其聖聖人之門牆也哉
 盜賊之有渠師有僂儼一般底尊卑之序也恰象個禮禮云禮云拜跪先後云乎哉即不仁之人行禮也須有序於
 此正好看他別處禮中自然之序從敬生來便是天理盜賊之序因畏故爾便是人欲以此思之則凡修敬父敬君
 之儀而實以畏君父之威及為法制清議所束縛不敢不爾者皆為盜賊等而終不知禮之云者也程子此段言語
 想被門人記來不真而以己意添換遂成差謬其語酷似侯河東錄他貪於規模之大而切體無實程子所云只好
 隔壁聽者是也不然則或有問者程子以其有不知序之病以此樂之而樂即成病也凡樂病者樂無非病
 夫子驀地說個予欲無言看來意義自是廣遠深至先儒於此只向子貢轉語中求意旨卻不在夫子發言之本旨
 上理會徒增枝葉益入迷離矣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此是子貢從無言中抽出小子之待述一種來致其
 疑問而夫子所答則又於成己成物一本原處見得雖為小子述計亦不在言也若子貢未問以前則夫子初不一
 教人起義向後再言天何言哉非複祠也前云天何言哉言天之所以為天者不言也後云天何言哉言其生百物
 行四時者亦不在言也集註云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發此以警之只此殊失聖人氣象廣源
 於此作兩種解要皆無實一云學者體察之意常少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使然則是夫子故為此憤激之詞
 矣苟夫子為此憤激之詞而子貢且云小子何述是何其一堂之上先生悻悻而弟子煩瀆即此說之最陋者也一
 云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
 其所以言夫緣言而知其所以言與不緣言而知其所以言是孰難而孰易學者且不能於言而知其所以言乃欲
 使於動靜語默得之不愈增其茫昧乎且夫言之不足盡道者唯其為形而下者也起居動靜之感儀或語或默
 之節度則尤形而下之枝葉也雖天理流行於其中而於以察理也愈有得筌蹄而失魚兔之憂夫子以妙之喪拱
 而尚右而門人皆學之是學者固未嘗不於動靜語默觀聖人乃得其拱而不得其所以拱其執象以遺理更有其
 於執言者則子又將曰子欲不動不靜不語不默哉逃影於月而煎燈不知燈之為影且甚於月也凡此戲論既皆

無實則知所云子欲無言者非為學者言也蓋自言曰言語非語也抑非必喋喋多出於口而後為言也
 有所論辨而著之於簡編者皆是也聖人見道之大非可以言說為功而抑見道之切誠有其德斯誠有其道知而
 言之以著其道不如默成者之厚其德以教化也故嘗曰訥曰恥曰作曰詡抑至此而更云無言則終日乾乾以體
 天之健而流行於品物各正其性命者不以言聞之而有所息不以言顯之而替所藏也此所云品物流行各正
 子感興詩深達此理較集註自別其云萬物各生遂天德容自溫清則固以德容之溫清配天之生物而非云
 天以生遂為功於物聖以溫清為不言之教也又云發憤求利落奇功收一原所謂發憤求利者即詡言之極致而
 無言也奇功收一原也以言大德教化之功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而不在擬議之間也繇此思之聖人之欲無言者
 亦當體實踐以自盡夫天德而收奇功於一原矣豈徒悻悻憤門人之不喻而為此相激之詞如西江學究之於
 蒙童也哉曰天何言哉則體天德者不當以言矣曰四時行焉有物生焉天何言哉則雖如子貢之為小子慮者亦
 即以成己者感之而不在言矣嗚呼論至此而微矣非老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說也非釋氏言語道斷心行路
 絕之說也聖人所以自強不負顯諸仁藏諸用洗心而退藏於密者也聖人之德耳順矣從欲不踰矣盈前而皆道
 則終日而皆德教化者敦厚以化成也川流者不舍晝夜也夫何言哉密與萬物為裁成輔相而顯相達道達德為
 誠明也以此成己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以此成物而篤恭以天下平矣小子而欲學焉相與終日於博文約
 禮之中亦下學而上達矣是夫子非虛欲之也欲無言則終無言也時而行也則周流以行道於七十二君之國時
 而藏也則祖三帝述三王刪詩書定禮樂不憚而因魯史成春秋春秋成而聖人林嘗有所論斷而百王之大法以昭益未嘗取
 其心之所得者見之言也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而天下萬世無不被其時行物生之功矣此聖人所
 以成己而成物者夫何言哉嗚呼亦微矣非可以淺見一二測也
 小子何述非小子何法之謂述者轉稱之以傳於人也子貢之意欲夫子著書立教而使弟子述之以詔後世亦非
 但自為學也夫子云天何言而時行物生則在已固不待言而小子亦無容述矣嗚呼聖人之去今幾二千歲而天
 下雖在夷狄盜賊之世且未盡人而禽也豈從以聖人之言哉如以言則誦聖人之言者且不免於禽行而其能與

知與行夫聖人之道者或未得其開口誦夫聖教天命之性聖人顯道而神德行其為而為之固非人之所易知也嗚呼愚之所言者如此而已過此以往不可得而言矣雖然其與釋氏自性眾生一念普度者皆重猶矣孰讀張子正蒙而有得於心焉或知其旨斯所以然則力有所不逮而言者本不能盡意者也

切須知言與語異子曰欲無言若有人問時惡得不叩兩端而竭焉今一部論語具在且說夫子所言者是那一

段道理若老子五千言中徹首徹尾只是一子作宗風即孟子亦所未免聖人且就一時一事說去自止至善即此可想其天行之健於穆不已氣象若問而亦以無言答則天龍一指臨濟三拳而已

小註中邪僻二字所該甚廣愚不肖者有愚不肖之邪僻賢智者有賢智者之邪僻不正之謂邪因而深陷於邪之謂僻然則莊子之嗒然喪偶釋氏之面壁九年一念不起皆邪僻也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也雙峰言靜坐時須主敬大有功於聖學當知靜坐無敬字不如博奕抑謂無事不可抑攬事做讀書窮理不可前迫而失灑冰故有靜坐時則以主敬工夫當之若謂主敬工夫須靜坐方做得但靜坐而他無所用心以便主敬則又僻矣程子論復見天地之心是動中見得復下一陽動也聖人於此直教將此心有用處儘著用無有一法教人向靜坐中求

微子篇 微子之去若以存祀之故則微子必殷之亡矣知殷之亡則不可如父母之病雖知其不起不忍必也且古之帝王夫天下者其祀必不廢則雖無微子殷祀豈遂斬乎抑云微子為殷王元子義當存祀則尤不審當帝乙立紂為冢嗣之日微子已不復以元子自居矣若胸中更挾一元子二字則微子亦建成矣且紂固必有亡之道而亡不亡則尤繫乎天夏之太康唐之懿德二宗其且亡也亦不下於紂使紂早死而國立賢君商祚再延則微子之去以存祀者作何收斂蓋微子之去本以遠害而全親親之恩尚書傳云刻子一段分明說得有原委焉於尚書引義中辨之詳矣

柳下惠於魯為父母之邦較孔子所云父母之國者又別柳下惠展氏之子展之賜氏自無駭之卒而惠之生去無駭不遠應只是無駭之子夷伯之孫於魯公室在五世祖免之中故義不得去而去然春秋之法公子不得去國自是當時通義士師官亦不卑但無駭為上卿執國政而其子為士師則與矣胡泳引蜚語事為證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戰國之時天下分裂一國乃無數邑邑宰官固不小如楚申公沈尹皆為大臣而平陸距心爵亦大夫與今日縣令不同不得以邑宰之小證士師也

集註於佞人殆與此殆而之殆皆云危也初無異釋慶源云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則似謂孔子若從政則有仕路風波之憂如此下語恐非接輿之意接輿一流人直是意致高遠亦不甚把禍福做件事在心裏特其憤世嫉邪不耐與此曹為伍爾人若畏禍福直是隱不得飢寒風雨皆危機也又况末世人情之所樂與為難者偏在無勢位之人耶今之從政者殆而與夫子所言斗筭之人同意殆危也危亦險也亦其姦邪傾險不足與同有為也集註大略之言佞人者參觀之自得

伊川說荷蓀稍高但就其待孔子子路之禮際見得如此不知日暮留宿自不得不爾與道左相逢者勢異非荷蓀之獨厚於聖賢也若云荷蓀知長幼之節則安見接輿沮溺之並此不知耶今此諸人無從詳考但以風味想之則接輿似較勝記者加以楚狂之名亦且許之為狂矣狂者聖人之所欲得而與之者也夫子於荷蓀使子路反見而不自往於沮溺則真不與語於接輿則下而欲與之言聖人待之亦自有差等且接輿直欲以其道感動聖人三子則漠然自是而不顧即此可想其胸次接輿雖憤世嫉邪而於心自樂三子只氣很很地理頭恁做去且與鳥獸同羣矣楚狂自有虞仲夷逸之風三子則幾與於陵仲子等輩若謂丈人見其二子一事與仲子避兄離母不同則又不然仲子之於妻亦有莫缺梁鴻之風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雲峰以楚狂二字冠此三章言沮溺丈人皆楚之狂士直是不識得狂三子者謂之為猖或可狂不可得乃思猶是又其次也

禮王大食三侑則雖天子初飯亦不用樂魯有亞三四飯明用王禮齊氏言不言一飯孔子正樂而去其一孔子正樂但能論定樂之聲容所云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豈能取魯君之樂官而裁革之藉言裁樂則亦當裁四飯而不裁其初後儒苟欲推尊聖人之功化如此類者直是不通樂官之去雙峰謂魯專尚浮吹故云是也潛室歸咎於三家彊僭則三家之僭已久此諸子者當其始便不應受職矣讀書者最忌先立一意隨處插入作案舉一廢百而聖

人高明廣大之義蘊隱云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原不屑屑與此曹爭是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則又未嘗不矜其愚以召禍也楚狂云今之從政者殆而早已不中聖人之意鄭聲亂雅自是世道人心一大關係區區自起自滅之三家值得其要來

子張篇

子張所說三章皆總於聖人之旨論交一章集註折之當矣見危授命一章朱子以微詞貶之而又為之救正若執德不宏一章則為之周旋以曲成其是乃若朱子所言量貴宏而志實篤則誠不易矣然而子張之說則不如此聖門諸子晚年受業者別是一般氣象如曾子子游樊遲諸賢蚤歲即游聖人之門踐履言語精密深遠較先進諸子已有升堂入室之別故夫子在陳思狂簡之小子而欲為裁之裁之者直為品節之而已不似子張子路輩須與脫胎換骨也原其學於夫子之時年已過矣習氣已深而不易革矣唯天資之高故亦能以聖人為法則而不陷於邪至於聖人之微言大義則有所不能領略而況其能詣入也就中子張最為粗疎總不八聖人條理故曾子子游直斥其不仁而非為苛其云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就此二語已全不知入處而安望其為仁執云者守也執之以為固有也聖人說吾道一以貫之固是渾淪廣大而於道大者於德則約故曾子以忠恕一言為得其宗乃彼則曰執德宏德者得之於心者也執所得於心者而欲其宏則是此一德而彼又一德矣不然則欲盡取夫德而執之矣吾以知其不能宏而抑非德也何也雜用其心以求德於天下則其所謂德者豈其能以自喻而有以自慊乎繇他說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而敬喪而哀只在事上見德便只向事上求德故孔子曰知德者鮮矣蓋為子張輩歎也今即以見危致命等語思之其云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猶之可也以夫子嘗言之也乃子所云見危授命者固但以為今之成人以其異於仁人之以成仁故而殺身而不因見危以生其激烈也見得思義居九思之一者則唯君子業於靜存動察而全夫聰明忠敬之體矣則於義擇之為已精而當其見得加以警省取吾心所喻之義合同比勘以證其當得與否則其審義者為尤密耳初非未見之前思誠之功未密迨夫得者之當前而後由執業以為德也乃云其可已矣則是取天下之可有得者以自矜其不取而為德也此固近似聖言而無實矣至云祭思敬喪思哀則待

祭待喪而後思是不必仁人而後可以享帝孝子而後可以享親也且方喪思哀吾不知其所思者何也若思死者之可哀而哀之則是本無哀而求哀也若思吾之當哀而哀焉是以哀為不得已而聊相應爾吾恐其有聲而無淚有淚而不生於心也方祭乃思敬則必不能敬方喪乃思哀則必不能哀唯子張天資高才力大或有以臨時取給而敬與哀之來赴其思者能令人見其有餘乃即使其無不給矣而一念以承祭而臨喪一念以思哀而思敬則其所謂敬者亦特不情於儀容所謂哀者亦特不哀於哭踊求夫所謂愾乎有聞愾然有見洋洋如在而思感則其皇如有求而不得充充如有所窮往如暴而反如疑者然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則唯其務宏以執德而不知存養夫大本之至一者以貞夫動也書曰德唯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且於危執致命之德於得執義德於祭執敬德於喪執哀德以是為取之天下者各足而效之吾心者各得其主逐物意移而無以相成舜至五起而無以相周德二三罔不凶矣且於見危而致命於得而思義於祭而敬於喪而哀初非有本而因事以執以為禮應於無窮方其因事而執也豈果有得於心哉亦曰道之於危當授命於得當以義於祭當敬於喪當哀道之當然者吾篤信之而可矣夫不信吾心之所固有而信以道之所已然則亦耳聞目見據一成之名法而不知死生之理取舍之衡通神合漠之誠惻怛根心之實一率夫吾心不容己之天德亦舍其所自喻者而弗之信則亦求語人而不求諸已執器以為道而不凝道以其德雖云篤也吾已知其痛癢相關之地無有生與共寤寐勿讓之誠矣是云篤者必不得篤也乃但規規然執一成之例拘其身心以取必於信則其為賊道也不小夫君子之於道雖無或疑之下也而洗心藏密以復其性之德者則必曰篤信故道可宏也而不用夫篤信也德必篤信也而不宏以執之也唯篤吾所自信之德而不徒信夫道故患有所不避而有時乎不死以異匹夫之諒非義所必不取而有時不辭以成上下之交皆道之唯執德於未發之一本以成既發之殊節而不於已發之用宏者備節以為德則體一而用自宏將不期宏而宏焉故於祭不期敬而洋洋如在者相與為顯承於喪不期哀而瞿瞿梅梅者必自致而無之有悔今乃倒行逆施恃其才之可取給於俄頃以淺量天道之不過如是而別無可疑乃執此彷彿乎道者以威執為已德

王船山經史論

讀四書大全說卷七

曰吾之為德宏矣非經孤信其心者也吾之於道無疑矣非有所隱深而不可知者也乃居德於宏則止心誠意之不講而天下之大本以遺自謂無疑於道則格物致知之不用而天地之化育其日遷於吾前者具忘之矣此其所以為子張氏之儒而難與並為仁矣夫子嘗告之曰主忠信徒義忠信以為主無誇宏也徒義則日新無固信也而奈何其不喻也後世之為此者則陳亮是已固自許以能為有亡而譏朱子之於德不安於道不篤也其言金銀銅鐵合為一治者則執德宏之說也其曰君父之讎不報則心於何正而意於何誠是唯篤信道而不信德也雜取俠烈事功以盡皇帝王伯之藏而嫚罵諸儒為無實則其可已矣焉能為有亡之說也春秋之季與晚宋略同士大夫漸染於功利之私者已深持以先王之名教猶有存者姑相與擬議以為道其賢智之資既行此以有餘則雖日聞聖教而不能洗滌其習氣此夫子所以有不行不明之歎歟其後魯之小子自幼學而受聖人之薰陶則習氣不濫謂可已簡則擇善於所獨得之真以專致其功而不逐物求理隨事察義以自矜所得之富故知子游樊遲之所至非子張所得問其津涘也或疑子張所言何以知其與朱子量宏志篤為不同乃取其說而釋之曰執則非量之謂也曰信則非志之謂也志道篤可也信道篤不可也志道者以道為志則有得於心而所信亦德矣故朱子之曲為救正者非子張之所及也使子張在朱子之門且與陳亮等而況聖門狂簡之士

集註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是兩截語勉齋潛室俱作一句讀下其誤不小集註喫緊在一所字所存者固有所存也與元稿云事皆有益意亦無殊持以言事不如言所存之該乎事理言有益不如言熟之有得者深耳圈外註載二程夫子之言前一條是心不外馳之意第二條是所存自熟之旨只此極分明勉齋潛室似說心不外馳則存之自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存者存其理也存學問思所得之理也若空立心體泛言存之既已偏遺仁之大用而於鸞飛魚躍活潑潑地見得仁昭著者一柴刪抹徒孤守其洞洞惺惺覺了能知之主則亦靈巖三喚主人之旨而已彼蓋誤認在中之義以為不求仁而得仁借此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個收攝身心的法以消歸其心使之日有所用而不放審爾則是以此四者為敲門磚子矣使其然也又何必學問志思之屑屑哉運水搬柴與拈一

句沒意味話頭吞不下吐不出死教參去其以收攝此心更為直截矣程子所云徹子徹下固自有意如黃陳之說則道固不徹於下直假此以消妄心亦不能徹上也非哉朱子沒而門人亂其師說以叛即於禪有如此也朱子之上去此外馳之粗者也若其不然則又空置此心教且向空洞無物處索見本體因與高遠無實之興致相取此外馳之精者也粗者之入於善也易見而其害猶淺精者害愈深則馳愈甚日日以為存心而心之放而不求以駁駁入于無父無君之教於戴胄及溺而不自知若能於此四者用功不即於事物俱流而實以與萬事萬物成極深研幾之體則心之所存皆仁之所在必不使一念之馳於仁外矣而豈假此以閑制其心如授徒於獅子以消其悍驚使人欲不得而起之謂哉云所存者即存仁也存仁之顯諸事理者也存夫所學所志所問所思之擇子仁而有得矣篤志以必為而又近思之以求體驗之有得則以理應心而理之得皆心之得矣以此為功而不舍則於仁之即吾身而具即事理而顯者無不見焉亦如此以為功則所以體仁者皆得其實固即此學問志思之中有以得夫仁而體之也故曰仁在其中子夏此語極是平實樸滿見得仁處而深以戒夫枯坐觀心求之寂靜而不知所止宿者故明道言徹上徹下其意亦謂即下即上不當舍下而別求上故將古今聖賢修道之教授學者而使之深求焉仁即此中而在直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只在其中其言十全警切可謂體用俱彰乃諸子不察猶且立一存心為主而以學問志思為賓則是學問志思之外別有仁焉而不在其中矣勉齋云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是也乃又云心常有所擊者則顯用釋氏繫驢橛之旨夫且自言而自肯之矣朱子說仁是心之德愛之理博學切問者求知其理也篤志近思者求其有得於心也此斬截作解便與子夏之意昭合仁在其中者言仁本在所學所志所問所事理之中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通程末之微言以求子夏之大義盡於此耳

憚於自欺一憚字意味極長君子之不自欺誠憚之也謂之曰過則雖在小人於此一事亦不是立意為惡而特憚

然之夫爾君子胸中原有一天理在則自欺處直是倒縮將來雖欲為之而力不任故必發露出來怕得要如此遮掩小人良心已枯亡胸中全無天理而偏多顛倒回互之才他看著首尾中外原不消相應蓋覆得去便與蓋覆有何難之有學者須教此心有憚於自欺時方是天理來復之幾

子夏之以灑掃應對教其門人其能習為之而即已通其所以然與否今不可考要之則似但習其文而未能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其難於即見者較之精義入神為尤甚於此下學而上達聖功之極境也程朱於此分四層說灑掃應對為事之小者精義入神為事之大者灑掃應對之所以然為理之小者精神入義之所以然為理之大者乃自初學言之則事亦有其小大理亦有其小大而上達言之則事自大小而理一貫也以此如實求之則未至于上達一貫之極致者固不得執灑掃應對之所以然為即精義入神之所以然而便以此枯天下之理灑掃應對之所以然終是不過如此便說慎獨也只是慎此灑掃應對之節耳子游抹去下者一節作無理之事固是不識天理之全體朱子又慮人卻枯著者灑掃應對之形而上者以為至極而以之貫天下之道則其害之淺者有致遠則泥之憂其害之深者且如釋氏之運水搬柴為神通妙用將視天下之事除取現前更無有法而君子以之彌綸參贊乎天地者盡廢矣灑掃應對形也有形則必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形而上者也然形其上則固有其形矣灑掃應對有道精義入神有器道為器之本器為道之末此本末一貫之說也物之有本末本者必末之本末者必本之末以此言本末於義為叶而子游之言本末也則異是以大且精者為本小且粗者為末乃不知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則理一也而亦未嘗不以事之大小分理之大小若以其形而下者言之則彼此各有其事各有其用各有其時各有其地各有其功各有其效分致而不相為成安得謂大且精者為小者之本乎哉唯其大且精者之不能即攝小且精者而共為本末故曰大小精粗俱學者所不可遺之事而以小子質性之不齊姑且使脩其小且粗者俾其事之易盡而以漸得其理然後授之以大且精者之事而以用力之孰擴充有自則大且精者之事可得而學矣合小大精粗而皆習其事所存既熟而心不外馳則夫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灑掃應對之所以然與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其即下學即上達一以貫之者夫亦可得而見也於事有大小精粗

之分於理亦有大小精粗之分乃於大小精粗之分而又有大小精粗之合事理之各殊者分為四事之精粗小之理四與理之合一者為五精粗之理即此事理之序也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繼教之以精大之事繼教以精大之理乃使其知粗小之理而終以大小精粗理之合一如夫子之此立教之序亦有五焉而學者因之以上達矣子夏之教之序其意蓋如此乃事因理立則理即事在是方其初學之時有所事於事即其有所事於理而如程子所云慎獨者則徹上徹下所共用之功則雖姑教之以粗小之事而精大之理與合一之理亦既在焉是故其語然貫通之後則已知吾向之所有事於粗小之形而下者皆以獲左右逢原之樂也此則程子所以深信聖道之誠然而朱子所以辟鴛湖之邪說以抑子游未有本無之偏詞也合集註語錄觀之自當為分析如此勉齊雙峰之說治亂絲而益紛之可也

於行上說則灑掃應對之授全體於天則與精義入神之有其天則一也而學者之以慎獨為要則慎之於灑掃應對與慎之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亦一也於知上說則精義入神之形而下者大其形而上者精灑掃應對之形而下者小其形而上者粗自非聖人一以貫之則知之者實各有所知而不知以此通彼乎游欲於知上統一而以本貫末故誤程子推子夏之意於知分次第存乎其非教者所行則所以行之者一則雖有次第而非灑掃應對之得末而喪本也如此看來乃有分疏有津溪雙峰說慎獨處大錯雲峰辟之為當為不學者言則不問其任之優不優固不可不學也當云學而優方仕不當云仕而優則學為不仕無義者言則亦當以分義責之非徒以學優之故須急其學也或問各有所指慶源分已任未仕說自與集註當事自盡之說恰合餘說俱不足取

自致與盡已不同盡已者盡己之所當盡也自致者盡乎用情之極致也南軒添個推是一層胡氏又云非專為喪禮發也則欲人以致於親喪者施之於疏遠之人平常之事此二本而無分矣親其鄰之赤子若親兄子然且不可況以終天之憾移諸人之疎事之小者哉資於事人必事君敬同而愛且不同兄弟之服期而其仇讎也但不與同國因其所當與者稱中心之則而無所吝即盡己之忠矣安得以執親之喪者樂施之即至於父母之養而猶

不足以當大事唯其為可繼也則世之埋冤割股者皆為已甚天子說個人未有自致具顯理一分殊之義於此不察將有如釋氏之投崖餉虎者而大倫廢矣

堯曰篇

小註云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乃自己用中後見得恰好如此非天下事理本有此三條路一過一中一不及卻撇下兩頭拳住中間做之謂中者天之德也天德那有不周徧處無過者消鎔著世之所謂過而皆無之也無不及者本皆至極自無不及也中庸言擇但云擇善不云擇中俗儒不省便向者裏捏怪又分中過不及為三塗直兒戲不成道理看中庸說擇之功只學問辨思篤行已而已百而不惜何曾有揀選不錯孤孤另另一條慕道去閒而不雜也所云察夫二者人心道心之分而已嘗擇於過不及與中三者之閒哉無已則將云過不及便是人心夫不及者亦從事乎理而不違既非人心之陷溺者比抑既為人心矣其視道心有雲泥之隔而安能有過於道心者乎聖賢於此只在人欲淨處得天理之流行原不曾審量彼此截過補不及而作一不長不短不粗不細之則朱子云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皆是恰好事如此數者豈有過在一頭不及在一頭而此居其中者乎盈天下只是個中更無東西南北盈目前只是個中更無前後左右河圖中宮十五已括盡一六二七三九四九在内帝王用之大而大宜小而小宜精而精宜細而細宜賢者亦做不到不肖者亦做不到知者亦不知不徹焉者亦不知不徹參天地質鬼神繼前王俟後聖恰恰恰好天理純至而無毫髮之閒缺使私意私欲得以相參用事而不知大公至正之天則故曰皇極曰至善齊此中也不及者自畫於半途而過者豈能越之非聖人之獨為其難以理本應爾過不更不及旁開之轍跡也特自後人觀之而以小康之世中材之主較之則有不及者焉因有過夫不及者焉有過夫不及者焉因有不及夫過者焉是以可即其類而名之曰過曰不及而帝王之所執以用於天下者無是也故既無不及也而抑非過夫不及者也因可贊之曰此無過不及之德也而乃以恰稱乎理則亦以知理之在事者固有此無過不及之地而非過不及者之所得企而及也

無過不及一無字是盡情之詞非本有而為無之亦非此無而彼有只是從來沒有意既無其實即無其名無其名又說個過不及是從世俗上借來反勘底若大中之為道其無過不及也猶人之無角無尾更不待言也先儒緣不為之文句以反形之則初學不知故就其從來所本無向後所必無而斯道不行不明之世則有此兩種互相譏非之名因取而形之曰無此也如以禽獸擬人而謂無角與尾虛立之名以彰其不然爾過者謂不及者不及者謂過者過故夫子亦就師商二子所互相非者以言之其實則只是差錯了無論道必無可過過者終未嘗已經過乎道而又越之即不及者之於道亦全未有分在如訪人於百里之外至五十里見似其人者而遽謂得遇焉既終非所訪之人則並此所已行之五十里都成枉步只如一步也不曾行得相似雲峰諸子固未足以解此

龜山云孟子一書只是正人心此語亦該括不下向聖賢言語中尋一句作紐子便遮蔽卻無窮之理以此為學博約之序已迷將此釋經紙戾不少到不可通處又勉強挽回搭合去則雖古人之精義顯相乖背亦不惜矣如將正人心三字看得濶則盡古今有德者之言誰非以正人心者而何獨孟子如以孟子之自言我亦欲正人心者以為據則彼所云者以人心之陷於楊墨之邪而不正也故以距楊墨者正之七篇之大義微言豈一一與楊墨為對壘哉孟子說心處極詳學者正須於此求見吾心之全體大用奈何以正人心三字蓋過去所云欲正之人心則是仁義充塞後邪說之生心者爾若大學言正心自是天淵大學之所謂心豈有邪說害之其云正亦豈矯不正以使正耶大學夾身與意而言心者身之所自脩而未介於動尚無其意者也唯學者向明德上做工夫而後此心之體立而此心之用現若夫未知為學者除卻身便是意更不復能有其心矣乃惟如是則其為心也分主於靜而見功於欲脩之身較孟子所言統乎性情之心且不侔矣孟子云存其心又云求其放心則亦道性善之旨其既言性而又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則以性繼善而無為天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動人之德也乃其云存云養其養云求則以心之所有即性之善而為仁義之心也仁義善者也性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動故曰仁義之心也仁義者心之實也若天之有陰陽也知覺運動心之幾也若陰陽之有變合也若舍其實而但言其幾則此和覺運動之惺惺者放之而固為放僻邪侈即求之而亦但盡乎好惡攻取之用浸令存之亦不過如釋氏之三喚主人而已學者切須認得心字勿被他伶俐精明的物事占據了卻忘其所含之實邪說之生於其心與君心之非而待格謂之心者乃名從主人之義以彼本心既失而但以變動無恆見役於小體而效靈者為心也若夫言存言養言求言盡則皆赫然有仁義在其中故抑直顯之曰仁人心也而性為心之所統心為性之所生則心與性直不得分為二故孟子言心與言性善無別盡其心者知其性唯一故也是則龜山之語病誠有如朱子所譏者龜山於此言心性以闢歐陽永叔無本之學亦誠有功斯道然其歧心與性為二而以邪說者蔽陷離窮之心人君一暴十寒之心同乎君子所存

之心又浸入於異端覺了能知之說則其矣言道者之難也

雲峰分心之德心之制為體愛之理事之宜為用如此讀先賢文字只在他光影邊占度何曾得見古人見地來朱子為仁義下此四語是剖心出血句亦是籠罩乾坤句亘古今之所未喻與彼說出卻以體用發付去箇豈可恨說性便是體纔說心已是用說道便是體纔說德便是用說愛是用說愛之理依舊是體說制便是以心制事攬利是體將去之喻自見利斧如何不是用說宜是用說事之宜便是體固是天下乃其大義則總與他分析不得若將體用分作兩截即非性之德矣天下唯無性之物人所造作者如弓劍便方其有體用故不待乎用之而後用者仁義性之德也性之德者天德也其有可析言之體用乎當其有體用已現及其用之無非體蓋用者用其體而即以此體為用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生天地之絪縕而萬物之化生即於此也學者須如此窮理乃可於性命道德上體認本色風光一切俗情妄見將作比擬不得

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此如說夏者春之餘冬者秋之歸一般以天道言則在變合之幾上說卻不在固有之實上說故可云夏者春之餘而不可云火者木之餘可云冬者秋之歸不可云水者金之歸也太極圖說註中分五行次序作兩支一木火土金水學者須與他分明孟子此所言仁義大都在發用上說故朱子得以其餘者歸統禮智若以固有言之則水火土金木之序以微著為先後而智禮文也仁義質也文者迹著而微者質者迹微而著者則固並行而無衰王之差矣孟子七篇不言禮其言樂也則云今之樂猶古之樂此語大太率多王質家之言是他不及孔子全體天德處顏子親承孔子亦不爾也

覺軒以而已矣與何必之辭為斬釘截鐵大不解孟子語意人君之當行仁義自是體上天命我作君師之心而盡君道以為民父母是切身第一當脩之天職如何說得亦有有利則世主嗜殺人而胥及溺之病根生死關頭切須痛戒如何但云何必當云不知此乃孟子就梁王問利處婉轉說入言即欲利國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而後為利也此與夫子說言寬允行寬悔祿在其中一例仁義自大不遺親不後君而無篡奪之禍自是落尾一段功效故雖以淺言之而不遽斥梁王沈錮之非心以引之當道實則天理人情元無二致孟子從大綱看來亦不妨如

此說得所以移下一步且緩其詞學者讀此於天理人事合一無偏枯固須看透然不可熟認他言之已及便謂聖賢之斬釘截鐵在此也

有子說孝弟之人不犯上作亂卻須補說君子為仁之本孟子於此說仁義口說得有子前半段總緣他對梁王一派下根人語故爾學者須知有向上事不可拋下一截說此是斬釘截鐵處然非孟子之姑示淺近而變其說率也錄其已言達其所未言則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段蘊奧都在裏面

東陽謂虞虞魚鳥各得其所感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如此弄虛脾語於義何當書言草木成若謂陰晴得宜生殺得正爾若虞虞魚鳥在園中者原不關人主之德築臺池中之鳥獸其濯濯鶴鶴也必較靈園而更感漢武帝之上林宋徽宗之艮嶽其德之及物又何如也孟子說樂其有虞虞魚鳥在百姓稱道他濯濯鶴鶴伏於物處寫出文王一段可樂情景不然則將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說他有說他肥便是眼中荆棘物何足以召民之哀樂哉因治亂而異情爾孟子此等說話全是撇開物理向大處說與稽康聲無哀樂意相似故抑曰今樂猶古樂拘拘者乃隨執一語便求義理然則說太王愛及姜女亦將可云是太王德及妻孥非太王則還國時各自逃生不相此恤耶

熊勿軒謂孟子獨憐憐於齊梁不入秦楚以彼二國為□□之後使其得志必非天下之福哉斯言□□□□已乃以論孟子之與秦楚則不然秦柏翳之後楚祝融之後先世皆有元德顯功而為先王所封建之國孔子以楚魯稱王故明民無二王之義而號舉荆人貶之為夷耳至於戰國則齊梁之自王一楚矣若秦則詩列之十五國而書與魯並存如云二國地界戎狄則秦既周之故都而江漢為二南風化之地孟子之不往者自其不見諸侯之義齊梁之幣交相及則義可以見秦楚未嘗相為知聞則不得躡屣踵門如蘇張范蔡之自媒矣讀書當還他本旨分外增入說雖可觀必有所泥也

嗜殺人自任人欲之外益謂之曰人欲則猶為人之所欲也如口嗜芻豢自異於鳥獸之嗜芻豢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人欲也若與兵構怨之君非所惡而亦欲殺之直是虎狼之欲蛇蝎之欲此唯亂世多有之好戰樂殺以

快其凶性乃天地不祥之氣不可以人理論此種人便聲色貨利上不深也是獸心用事推而極之如包拯海瑞之類任他清直自銜終為名教之罪人以其所嗜者在毛擊也陳新安以過人欲說此一章章合大謬

孟子迎頭便將桓文之事撒在一畔去向後唯說施仁制產處隱隱與桓文對治所謂無以則王者謂此也先儒說一計功利便是桓文之事想來若到不要計功利或唯堯舜則然故夫子以分節武之美善既其德之有差亦時為之也若在湯武則固不可或然與他撒脫只如太王遷邠固非於百年之前代子孫擇地利以幸成功然創業垂統亦須立一可以興王之規模現前天下所當為之事不得夷然不屑且只圖自家方寸教清淨無求便休也孔子曰吾其為東周乎抑豈不有大欲存焉為天下須他作君師則欲即是志人所必不可有者私欲爾甘若志欲如此則從此做去以底於成功聖賢亦不廢也唯文王不以天下繫其心則與桓文迥別然以文王勤桓文之失則可執文王以繩戰國之君則不可文王有商之可事而當時諸侯又無與周角智爭力以逐商鹿者若齊宣王而有安天下之心豈得於位均分敵之秦楚坐視彼陷溺其民而反服事之哉辟土地觀秦楚泣中國撫四夷與孟子所言無以則王者何異而謂此亦桓文之事矣可哉夫桓文之事為仲尼之徒所不道者則朱子所云營霸之事是已營霸之事固非不藉兵威然豈危士臣以構怨而緣木求魚如宋偃齊潛之所為者桓公作內政寄軍令晉文用原在唯恃與兵而不知本務固非有大欲而不可王故孟子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顯他過處在為不在欲所以不當緣木者以其不得魚也豈若怪誕之士持竿為戲而云意在魚也哉宣王之所為並不違桓文之所為特以舍宣王之所為而效桓文之所為亦若舍木不緣而乞索於鮑肆終不能如臨流舉網者之日給於鮮也桓文不可有宣王之欲以周命未改故而宣王可欲湯武之欲桓文不能為湯武之為本行仁故宣王不當學桓文之事宣王且不當學桓文之事而況可為緣木求魚之為故孟子終不斥宣王之欲而但責其所為先儒執董生謀利計功之說以繫此章之旨失之遠矣董生之對江都者自以折其政危不臣之心而豈古今之通論哉

大欲一說作則樣欲求大欲則不得不與兵構怨欲不與兵構怨則大欲似不可得齊王於此處求其術而不得故且遏抑其老幼幼之本心而忍於置無非之士民於死地乃不知不廢費鐘而牛固可全術在以求見之羊易之則不廢求大欲之事而士民固可不危其本在施仁制產也朱子於此有幾處說得精切卻被輔鏡胡陳諸子胡亂只將察識二字作榜嚴七處徵心例只叫齊王認取初心但此一念之不忍若無術而孤行聖賢道中元用他不著術者道也是四通八達之道月令審端經術術字原不但作變通說乃仁中所自有之周行千條萬緒處處逢原者也則全此殼疎之牛豈患與先王樂器必費之禮通達不去而老老幼幼不忍人危之心抑豈必坐困一國而於王者平禍亂一天下之道有所阻窒哉朱子所謂察識者亦謂察識此愛牛之心必有全牛之術則有不忍人之心必有不忍人之政也全牛之術不廢費鐘不忍人之政正以王天下唯此最不易自喻故須顛倒使自察識蓋初心易見仁術難知仁中自有之術固難知也道其常則有遠庖廚之禮處其變則倉卒之間牛過堂下抑有羊易之術而其揆未嘗不一以未見之羊易牛即遠庖廚以全不忍之道也則當其守天下自可偃武以息民即當其時在取天下亦可以吾之仁招懷天下使之歸己而其君自不能禦則不敢致怨於我而士臣可以不危仁者之師不勞血刃又豈與偃武息民有異哉此仁中縱橫八達隨往皆通之術徑王暗合其一而反為百姓之浮議所動此孟子所為使之察識者也察識及此而後知是心之足以王而後知若王者之可以保民云足云可非但其心之能任之其術固能成之所以然者則有其心而術固具其中也孟子於此看得天理通透內外一致經權一揆故重與心以有用之權而非有所為則必有所廢亦非有所欲而無以為全在天理上顯他本色風光以明萬物皆備之全體諸儒不容生後念而孤守其忽然一悟之得保任終身者乃不見鳶飛魚躍察乎上下之誠理一指之隔邈若萬重山矣遠庖廚即是仁術古之君子制此法以後之君子得以全其不忍之心君子集註說預養是心說廣為仁之術則已含胡生枝節所以敬慶源不必骨脊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之妄論乃不知費鐘之牛須過堂下非庖廚之可遠比也遠庖廚是一定之術以羊易牛是無窮之術先王之分田制產是一定之術以之發政施仁而令民歸

莫德須有箇無窮之術然以羊易牛亦不過為不見羊故則所為無窮之術者初不出於一定之範圍然則後政施仁亦豈能出明君制產之範圍哉曰是以君子遠庖廚者見王所為曲折以全其不忍之術皆古人術中之已有茲此則知今人之仁心與古人之仁術無不合轍則亦無疑於保民而王之難矣乃其所以難於保民者不為也而疑於保民之難者則以所大欲也而實非求大欲之難於保民唯以若所為之背道而馳也若古人之與王也因心為術固有以保以王左右逢原之妙豈異於遠庖廚之法示人以未見者之可全其不忍也哉知此則集註所云預養是心廣為仁之術徒滋枝蔓而已蓋遠庖廚者雖亦以預養為道而即是為仁術之所自全則亦古之君子義精仁熟所建立之矩範以俾後之君子率而繇之以全其仁而非姑以此養其心之不習於殺若云廣為仁之術則古人有一定之術而廣之者則存乎後人故齊王不師古而暗與古合正其可以保民而足王之本豈復更有所資於廣而後乃不窮哉若夫養其心而廣其術固不為無道而養心之功則在遏欲存理靜存動察之學廣術之功則在學問思辨格物窮理之事要不能急為齊王道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王之不智一暴十寒固不足以及此也而要豈以遠庖廚之一法為養心廣術之教乎至如慶源謂以羊易牛為屑屑然不能擴充其仁術則齊王初未嘗親至庖廚而見穀鰥之牛有司亦不於王前殺牛而僅牽之以過漫今慶源處此其將加罰牽牛之人以為無故進前亂我仁術抑將並堂上而不敢坐唯恐牛之或過我前耶則甚矣其持論之鄙也

推字不可添入親疎遠近立義集註攪入張子西銘一本萬殊意大非所安君子之愛物止遠庖廚便休齊王之全牛亦止舍之便休何曾不有等殺所以到此更不須疑慮愛物之心為順為逆所云推者擴充也所云擴充者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不忍牛之心以羊易而舍之則推矣若老幼幼之心發政施仁而使民得仰事俯畜則推矣夫老幼吾幼者豈徒有心哉必有以老之幼之矣則及人之老及人之幼亦豈徒心恤之哉必實有以及之矣此所謂舉此心而加諸彼也若徒此心之憐其老而恤其幼而無以加諸彼則是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非其心之不相及無術則欲保而不足也若以絲親向疎絲近及遠之謂推而去推養吾老恤吾幼之恩澤以養人之老恤人之幼則雖其不推而吾之老幼則既有恩澤加之矣是業已保之矣而又何云妻子之不保耶且保四海也

則推保妻子之恩以保之其保妻子也又將推何恩以保之而亦云推恩何也恩心也推之於政也恩仁也推之者術也善推者盡其術而常變一致難易一揆者也推而不善則有所窮而遂阻推而善則無所求而不得推而善則雖不廢鐘而牛固可全雖所殺在羊而不害其不忍是雖求大欲以使天下之莫能禦而民無不保抑但保吾民而王業以成若不善推則必並羊不殺併鐘不費而後牛可不死不然則必將屈不忍之心聽牛之死而不忍之心中之枯是亦不求所大欲而後民可保苟求大欲則必興兵構怨以危士臣也古人之大過人者只是極心之量盡心之才凡所欲為皆善推以成其所為推為非則有其心必加諸物而以老吾老幼吾幼則吾老吾幼即受其安懷及人之老及人之幼而人老幼亦莫不實受其安懷也擴大而無所窮充實而無所虛以保妻子以保四海一而已矣則惟其有恩之必推者同也推者舉心加物之謂也若以為推愛牛以愛百姓則既已倒推如慶源之所議者是王之全牛正以拂乎王道之大經且不足以保妻子而何云是心足以王哉孟子因齊王之善全一牛舉小例大徵王心之有仁術而繇是以知保民之可唯在反求其本 有之術豈僅據石火電光王見之測隱遂欲王追尋為真心便死生不忘乎

佛詰阿難從佛出家最初一念來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其為害豈小哉若西山竟以宣王為不善推則願與孟子本旨相背當時孟子直下便應一可字一段善誘苦心抹殺殆盡矣

王曰若無罪而就死地牛則豈有罪無罪之別哉其曰若者謂若人之無罪而陷於死也則王之於士臣無罪而就危其不忍之心惻然在中者可知己吾何快於是非欺也以不忍人無罪就死之心例之於牛而不忍於牛正是達愛人之心以愛物何得云逆特其不忍人之心以求大欲故無術而免之則不能如全一牛之善推而已故曰恩足以及禽獸術足及也功不至於有性無其術則雖有其心而功不至也西山誣以為不善推未之思爾

但除舜禹之受禪則不可有其志則為人欲橫流既為人欲橫流則不問其所為之得失所為必得則其惡亦大王莽把周禮并田事事都學來以所為求所欲而魚以得矣口為他所欲者亂賊之欲便千差萬謬若湯武之放伐一向無此志只等天命到來則必無此理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乃謂齊王之大欲是人欲橫流其愚甚矣

若有大欲便是人欲橫流則孟子當直斥其欲之妄乃其不然而復以緣木求魚責其所以求欲者之失計豈非導其欲而長其惡哉辟土地云云有何過焉廣土眾民中天下而立君子之所欲所樂亦此而已若不思觀秦楚則必觀於秦楚觀秦楚之為人欲豈如幸垣衍之使魏帝秦者為天理耶就中唯辟土地一件較是功利違事然即行仁政而王天下亦須有此次第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始事也到後滅韋顧昆吾滅崇滅密地日啟矣詩稱召公曰辟國百里非周初之事哉唯齊已千里足為王畿則土地可以不辟而非辟之必不可也齊王可與有為正在有此大欲上若梁惠王怒咩咩地只思報怨殺人更不立一規模樂其所以亡不可與言矣又其下者如梁襄王算定天下不能一便只向肥甘輕煖中一過一生其可謂之循天理而無願外之求哉孟子固曰以齊王猶反手則人欲橫流者其孟子若矣

舉斯心加諸彼一加字便有事在故上云可運於掌因民之利不勞而運非制產而何龜山分兩截說將舉心加彼只作仁心仁聞誤矣前面是規模後面是事實制產而仰足事俯足畜非即老幼之恩耶若但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何以利子寡妻至於兄弟以御家邦哉彼字兼寡妻兄弟家邦說故下云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斯心猶言此心心有術字在內全體大用擴之而有其廣大充之而有其篤實者也此一心字是孟子萬物皆備於我裏面流出來的不放心之外更有一王道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正是不能舉斯心加諸彼正是不能推恩而功不至於百姓若但以吾心起處便謂之舉靜念所及便謂之加則此詩之旨一釋氏蒙童加被之說而已聖賢之言說到元微處字字俱有事不與填出則鮮不入於異矣

梁惠王下篇

樂天畏天皆謂之天則皆理也然亦自有分別此與斯二者天也天字一例大當字小則是天理極至處仁者所體之天也以小事大則有非天理之極至處者矣則智者所知之天也慶源說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說得太衛衍着太王句踐可自處以坤道德當夫差其如乾之當承乎太王之事德當在殷之末造句踐之事吳在春秋之季年皆無道之天下也無道之天下小役大弱役強非弱小者有必役於強大之理非強大者有可以役弱小之

理但以疆域兵甲爭主客耳安得如大當字小為與天無不覆之理同哉乃其得謂之天者則以強大之所以強大弱小之所以弱小亦莫之為而為則豈非天耶雖莫之為而為而順之存逆之亡則亦不得謂之非理矣其時天下既已無道則志益動氣天不能違乎人而存亡之理遂因是以立則雖無必然之理而其必然者即理也說見難於斯時也天之所以待智者止予以保國之理則安於其理而福之越位以思而禍之矣禍福所繫故引詩之言天者曰天威若仁者所樂之天固以德與人相降降而不以威者也固不得謂言天言理而皆極其至也

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從人不得上生出此意蓋齊王時與孟子同遊故也雲峰不審遂謂賢者亦有此樂為問孟子之亦有此樂與否乃不知有者有之謂當宮安得遂為孟子之所有哉雲峰所疑在一見字意將謂孟子先館於雪宮而王往見也如不知王若往見當云就見若但言見則有二義一音現往之見也孟子見梁惠王是已一如字讀彼來見而接之也如孔子不見吾今則可以見是也細繹本文初終皆以言人君游觀之事則可謂孟子同游而不可謂孟子所館賢者亦賢君也

於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上體認出克己復禮之端朱子於此指示學者入處甚為深切着明慶源乃云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則仍未得其端也夫云克己復禮之端則克己之端在是復禮之端亦在是矣緣學者求克己之端則易求復禮之端則難故朱子於此顯夫禮之所麗令人有所致力奈何慶源之當前不省而猶外索之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從乎天理已得現前者而言也天理現前而後其為非禮者不待擇而有自然之則以為之對照但致力於勿視聽之勿言動而已無不克禮無不復矣若夫天理之節文未能實有諸心則將待視聽言動之發且擇而且禁焉天下之聲色相引者皆至而吾之為言動也亦發不及待之幾以不給之心力接無窮之因應非謬入於非禮之禮則抑將蓋絀吾耳目口體之用為槁木死灰以免於咎矣此必能審夫復禮之端而後己可克而慶源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之說其妄明矣乃復禮之端將於何而體認之夫克復之道復道也復之見天地之心復之動而見天地之心也震下陽動則見天地之心則天理之節文隨動而現也人性之有禮也二殊五常之實也二殊之為五常則陰變陽合而生者也故陽一也合於陰之變而有仁禮此

陽禮陰一也變以之陽合而有義知少陰者仁本陰而變陽義本陽而合陰為陽合於陰而有仁禮則禮雖為純陽而寓於陰一陰生則禮雖純為天理之節文而必寓於人欲以見男女色雖居靜而為感通之則然因乎變合以章其用飲食男女之用唯然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禮天道也故中庸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離欲而別為理其唯釋氏為然蓋厭棄物則而廢人之大倫矣今云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則是離欲而別有所循之理也非釋氏之說辭哉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豈能合顏孟之學而一原者其斯言也夫即此好貨好色之心而天之以陰陽萬物人之以載天地之大德者皆其以是為所藏之用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於此聲色臭味廓然見萬物之公欲而即為萬物之公理大公廓然物來順應則視之聽之以言以動率循斯而無待外求非如老子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與釋氏之賤以為塵惡以為賊也因是而節文章焉則其有淫泆而太過鄙濼而不及者固已如象中蚤蠹克去之而後寤得安焉當幾但加警察則已淨盡而無餘是故克己復禮互待為功不得云克己先而復禮後業已克己然後力求復禮也使無禮以為則則己亦何以克使不於人欲之與天理同行者即是以察夫天理則雖若有理之可為依據釋之重元而總於吾視聽言動之感通而有其貞者不相交涉乃斷棄生人之大用艾雜無餘日中一食而後不與貨為緣樹下一宿而後不與色相取絕天地之大德幾聖人之大寶毀裂曲禮虧節文已私熾然而人道以滅正如雷龍之火愈克而愈無己也孟子承孔子之學隨處見人欲即隨處見天理學者循此以求之所謂不遠之復者又豈遠哉不然則非以純陰之靜為無極之妙則以夫之厲大壯之往為見心之功仁義充塞而無父無君之言盈天下悲夫齊威宣之初以有盼子種子諸臣皆田氏公族相與用命故齊以之覆其後宣王喜納辯士而聽用之樓下之館客日進而田嬰之流且以外向此則非徒不足以有為抑取亡之道矣凡此挾策而游之士恃其小慧之無往不合交游之散在列國可以或去或來而不與人同其成敗故苟可以利其身則雖一言之覆人邦家而不恤方其巧干人主以奪卿相之位則多詆毀舊臣勸人主以逆逐而誅殺之迫乎醜跡且露則一旦逃去而無餘德此昔所進而今不知亡齊王且逐鹿進狼而莫之覺也一游士退一游士進其來去乘權顛倒於游士而與之為終始則世臣勢益

衰落亦將奪故國以他往矣齊唯長此不悛故未數十年而蘇代公玉丹之流得以入其肺腑而亡其國其僅存也則又公族之田單其終亡也則饑王建於松柏者固客也孟子知其禍本之所在故危言以動之而王但言舍而不言留言識不才而舍而不知小有才之為害更甚則其不智久矣蓋登進大賢以興王業如商周之用伊呂自是非常舉動使卑疏踰尊戚而人無怨者緣此一人關於興廢之大則雖欲己而弗用而不得是破格求賢以躋舊臣而代其任自非王者之於名世固不容授諸小有才之佞人以朝廷自有大體而斯民之所尊親者自有其素也民志定而後因尊以尊其上因親以親其上斯以一國如一家君民加父子今信游士之立談遂取民之素相尊親者去之殺之而無忌則斯民不知有尊親而情勢瓦解尚能立其上而為之父母乎孟子逆探齊之將傾故深著其輕聽之為禍媒而害莫慘於誅逐故舊以快游士之意是以於去殺詞繁不殺其用意深矣王唯不改終使高子賢之流得排去孟子以行其志國以瀆亡其自取已宋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為生平報國之事良亦此意漢用谷永杜欽而斥劉向唐用令狐綯而竄李德裕近者陳啟新乘間入諫垣而資格盡壞古今一轍禍亂同歸猶且有執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以惑人主如蘇氏者豈非浮薄之前茅而敗亡之左券也哉宋子為蘇氏得用禍更甚於王氏洵非誣也亦有所用則必有所舍而禍成於殺至於妄殺而國乃亡新安乃云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何其疎陋而不思也孟子之對梁襄王曰定于一七篇之中但言興王業事而於天下已定所以經理之如孔子所言興滅國繼絕世一切均平天下之事曾不一及想來戰國時天下受瓜分之禍已極孟子亦知封建之不能復矣孟子而為王者師雖未必盡廢封建如嬴秦之所為乃周之千八百國其子孫之亡滅者已不可復求而當時所存諸侯自七雄而外宋衛中山鄒魯滕薛而已季任為任處守任即薛也舊說曹交豈得寥寥然建此數國各據千里以成尾大之形哉後來項羽封諸侯王只緣可封者無幾故剖土皆大而爭戰不息如將盡一時之貴戚功臣而封之則周公所以施及閔散顛容之裔者而欲加諸屠沽盜賊之武人使與元德顯功之子孫均立民上其亦拂天經而違民欲矣古之封建是五帝三王以前相沿而立國故民志素定戴之不衰太皞之裔至春秋而尚有須句顛與之得存雖天下屢

易而其國不改即偶滅亡而子孫之譜系自相承可考周之末造其勢之不同而理之不一也明矣乃徒孤存此數
彊大無道之子孫與為分割又豈足以為公天下哉故孟子於齊王勝燕之時但欲其出民於水火而不為燕之子
孫計則燕之子孫而有賢者官之可也祿之可也即或復其有里之封使守召公之祀可也其骨不肖也則如湯之
於韋顧昆吾文王之於密崇不復立其嗣焉亦可也此孟子之初志所欲定燕地以一天下止此而已矣迨其後齊
已肆暴於燕而不可復為收拾燕昭已自立而國人固權之以求脫齊禍乃進置君之策以謝答於諸侯而不復顧
前功之可惜故曰則猶可及止也不得已而姑出於此豈孟子之初志哉雙峰新安乃謂齊為燕置後而不有乃與
湯誅君弔民之義同不知齊之克燕是何等機會孟子以湯武望之便欲因此而興王業以安天下若使初封百里
之燕因吞併而盡有幽并仍其亂而置君以私王其土則雖義師四征而七雄之割據者猶七雄也天下之定於一
也其何日之有且湯之於葛亦未嘗有置君而去之事不得已而置君以免諸侯之兵其不能如湯已明矣諸儒之
說有但務名高而無實者要非天理人情之極至也

孟子於王道有前半截無後半截時君固不可與語奈何不一與弟子論之看他說今樂猶古樂一似麤疎此云極
民於水火則亦沛公除秦苛政約法三章權宜之術而已又說周公兼夷狄驅猛獸等亦有英氣而無密理故其倒
了處只規畫得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便休到己王後又待如何禹湯文武喫緊卻在後半截此理須求之論語
大學方有歸宿然孟子閒架來得恁好則經後以定一代之治亦可馴致漸進不須湔洗過別用觀其自言曰天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胸中應自有箇主張乃諸儒多為孟子補出卻又總不中理如言仍置燕君而不有
則固與孟子在所損益之語顯相背戾矣

集註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權義兩字止不必對或問欲改作權也經也則於迹近似而於理反
不協經權一也因事之常變而分爾效死勿去自處變之義已早非經矣後人不識權字更不識經字白經緯維持
緯也曰經緯理其緒也固非有體而無用事無可為口折一死更何經之有哉言權則故不爽乎經言經則自有輕
重取裁之意故曰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有可權者則權以合經故遷國圖存自保國之經也無可權矣則亦無經

而所守者唯舍生取義而已此義字但求之心不求之事本無隨時合宜意集註自精當無庸更添蛇足
雙峰以天之未喪斯文與不遇魯侯天也分重賢優劣乃向石田中求罅隙孔子是臨生死關頭說底孟子在遇合
上說底原有分別魯侯之不來見豈遂如匡人之不逞乎君子之於死生雖看得平易然較之遇合則自有內外輕
重之分且遇不過之權魯侯可以主之臧倉可以操之孟子為看高一層說到天上去則已極其至若匡人之肆暴
原在情理之外忽然為合做下來事來此並非匡人可主則明白是天操其權故孔子須把天理天心細看出不
喪斯文方盡理之精微且孔子固曰天不喪斯文非曰我能使天下喪我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是君子小
人分界處不容有聖賢之別於彌子曰有命於顏淵死曰天喪予於公伯寮曰命也皆與孟子意同若謂孔子告子
服景伯低一等說聖賢元於此移下一層同流合污之教浸令更與不如景伯者言又當何如耶以此區別法看聖
賢文字以自誤誤小人不小

公孫丑上篇

慶源云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過王者故不獲禽管仲則說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耳說管仲處是說子路處
則非子路若得君專而行政久亦豈遂足以成伊傅之業哉其賢於管仲者子路得王道之偏管仲則別是一帆風
耳故有王者起子路可以其所長備垂益九官之用若管仲所學所為必逢顯繇矣道之大者功必至而道之未全
者功不能大若夫有功者不必能合於道乃其功亦不小顧其功雖大而終不能高蓋大小在成績而高卑在規模
也集註所去獲不獲以功言而非以遇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朝而獲十也子路範我馳驅而疎漏處不少
其失禽也亦多矣豈但不過王者之故哉

陵陽李氏因集註道明德立語生先後見謂道明而後德立必先知言而後養氣此種語說得似有避路而於聖學
之律法則杳未有見今且看知言是如何用功養氣是如何用功若人將集義事且置下不料理且一味求為知言
之學有不流而為小人儒者哉知言是孟子極頂處唯灼然見義於內而精義入神方得知言苟不集義如何見得
義在內既不灼然精義之在吾心而以求知天下是非得失之論非有肩然但從事於記誦詞章則逆詐億不信為

揣摩鉤鉅之術而已矣集註於知言下箇盡心知性是何等語此豈漫弄者初學之始事知言至處是大而化之境養氣至處口得充實而有光輝若以為學之序言之養氣以徒義為初功知言以窮理為始事內外主輔雖並進而自有別此與大學格致誠正之序同知不至固意不能皆誠然抑非待物之盡格知之已至而後始有事於誠正也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後其內而先其外豈知本之學哉

慶源云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為勇法一語大失本旨自反雖是處世一樞機然曾子之言大勇與勇子之引此則意在縮而不任自反縮者集義也唯其縮乃能生浩然之氣而塞兩間若不縮則固為欺人負理之事雖自反而法亦何救哉齊宣以不縮千里而畏人正所謂胡不憚焉者既憚矣而猶可謂勇乎慶源惟不察於此故又云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竟將自反為約不知此之言約是與不約者相形出底前云孟施舍守約此云曾子守約亦是一例自勵視之則舍之守氣為約自舍視之則曾子之守氣又為約矣孟子云緊工夫在氣上集註云一身之氣意與下言塞兩間之氣分大小然後云氣體之充也則塞乎兩間者又安在非一身之氣耶氣是箇不恐懼的本領除告子外則下而北宮黝上至曾孟皆以此為不動心之道特其所以守之者有約不約之分耳內裏有箇義字作骨義縮也故曰以聽氣之自生則守之功約而其用大若其不然則守之氣之末流其功不約而用反有以誦爾約以言其守氣者而非與氣為對氣只其此一箇氣曾孟之氣較駒舍有倍剛大而塞兩間非曾孟舍氣不守而別守一自反以為約法也不出吾心而守之乃以塞乎兩間則曰所守在此其氣亦盡於此則頻用氣而頻須守斯不約矣若北宮黝者日奔命於禍夫萬乘挫事惡聲之間而不給也

不得於言一言字所該者甚大凡天下事物之理可名之為言者皆言也孟子向後說說淫邪遁之辭卻但從言之差謬者一邊說則以當其世而為齊之卿相則異端說士雜沓進前自勢所必有須與之距其邪說爾乃欲闖人之妄則豈徒在逆億鈞距之間哉己之真不顯則人之妄不可得而闢故知之成故在邪說之不能亂而知言之全體大用則唯義精仁熟於是非得失之有致炳然如日光之被物容光必照而天下之理自莫有能遁焉者矣知此則告子之不得於言不求於心也亦謂天下之理本非吾心之所有而不可勝窮即是非得失之不能解了者姑且

是與為是非與為非因應乎天下聽物論之不齊而無庸其察若求於心者役心於學問思辨以有得而與天下爭則疑信相參其疑愈積不如聽其自得自失於天地之間可以全吾心之虛白而絲虛生白以無疑之不可動其心也若云告子於己言之有失不反而求之以期其必是則亦孟浪狂躁之妄人耳何以能先孟子而不動心耶抑謂杞柳湍水屢易其說為勿求於心之證乃不知論性三說立喻不同而指歸則一非有不得於杞柳之說遂順唇舌之波而改為湍水之喻也說見後篇

先須識得告子是如何底蘊方於此一章大義得貫徹分明先儒於此俱卑白不下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只緣他自認此心與天下之言判然為二不當強引言入而役心以出直安頓者心教在未有名言上一層籠罩著未下俾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至我之如蚊牛絲毫搖動他不得所謂你若無情他也休也若必求之於心則將役其心以窮理格物是非得失先積於我而心為之動故程朱於此識得他外義處乃其至之謂性者亦謂有義有理因而言有得有不得皆非性之所有非其所有故不當求也其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他只認定此昭昭靈靈底便作主人卻將氣為客感之媒但任著氣便攬下天下底事物來去外而求個義以與物爭乃能勝乎物者物亦能勝之矣故即使吾心有不能自主之時亦且任之而俟其自定如公子牟之所謂勿重傷者是已若求助於氣則氣本濁而善流有所勝即有所不勝矣蓋氣者吾身之與天下相接者也不任其所相接者以為功則不求勝於物而物固其能勝之斯以榮辱利害之交於前而莫之動也告子之為學術大要如此蓋亦源本老莊之後世佛氏之言亦相承以立說焉乃孟子則以為天下之言其是非得失不可枉於當然者本吾心固有之義見其是則不容以為非見其非則不容以為是也惟吾性固有其義以制天下之是非得失則天下之言本待治於吾心而苟盡吾心之制則萬物自有其貞形萬事自有其貞則吾心自有其貞觀雖日與波淫邪遁者接而其根苗枝葉之所為起止我具知之而無所疑惑則何用籠罩天下棄物理於不求而後可以使得實哉故學問思辨之下學也始於疑而聰明睿知之上達也終以成夫大信則天下之名言顯諸仁者皆通而藏於用者各得矣此孔子之所以時措咸宜者因即在學不厭教不倦以為聖功也若吾心之虛靈不昧以有所發而善於所往者志也固性之所自

舍也乃當身之流動充滿以應物而貞勝者氣也亦何莫非天地之正氣而為吾心之變焉合焉者乎性善而不昧而宰事者善矣其流動充滿以與物相接者亦何不善也虛靈之宰具夫眾理而理者原以理夫氣者也理治夫氣理則理以治氣而固託乎氣以有其理是故舍氣以言理而不得理則君子之有志固以取向於理而志之所往欲成其始終條理之大用則舍氣言志亦無所得而無所成矣以志之無所成即偷安於其無成者自謂不失其心而天下亦其能吾勝乃本以不能勝之故匿其不勝而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遂廢己所受持天下之資以絕天下則是自反小縮而恃不侮禍夫以無懼乃不知自反而縮者原無懼於千萬人也氣唯不以義動則餒而豈有多所成即多所敗有所勝即有所不勝一盈一虛之憂氣從養生而因與義為流行則以我之制治天下之不足畏者初非以求勝於物而自成勝物之用又豈理外有氣心外有義襲而取之以攬天下而爭一旦之勝如告子之所譏者哉故但慎其動於進退取舍之間充而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積小以大終著徹微坦然終日無所愧怍極夫朝諸侯有天下而終無所逢迎規避以求事之成功之可俾志不能主而授其權於外物則即此氣之大以剛者可日與天下相接於吉凶生死之塗而無所懼矣此孟子所為不為告子之為而伯王之任亦終不能動其心也以此折衷則諸家之說其合其否可考而知也

集註不詳暴字之義但云致養其氣讀孟子集註須於其所略者循本文以求之不可胡亂成悖致養之功雖有有事勿忘勿助勿助兩段然其所云勿助勿助者亦非以防夫太過也凡人做工夫而有期待之心只是畏難而望其止息其助長者則如宋人之握苗不耐得搗鋤培壅素性拚一番勞苦便歇下也暴者虐而害之之謂故不若苗而任其草滿者暴其苗也助之長而握死之者亦暴其苗也陵壓宜氣教他一向屈而不伸者暴其氣也執著一段假名理便要使氣求勝於人到頭來卻討箇沒趣向後便推殘不復振起者亦暴其氣也潛室不察倒著本文將暴其氣作氣暴說不知此所謂氣乃以擔當霸王之業而無懼者非但聲音笑貌之節則亦何有於得暴之憂耶一字之顛倒滿盤皆錯無干說得和鸞佩玉去直向黃瓜蔓上求瓠子一倍可笑和鸞佩玉養心於靜者也此之無暴養氣於動者也故曰浩然曰至大至剛而其不養也則曰餒曰害抑其盛大流行塞乎兩間之大用而使若莊子養雞承

謂之邪說此正暴其氣者也學問事不知用功之各有攸當鮮不倒行而逆施矣
志是大綱趣向底主宰雖亦以義為歸乃孟子之言義也曰集則不但其心之專向者一於義而所志之外事物皆爾當則不論小大常變一切都與他一箇義以為之處分乃使吾氣得以自反無不縮之故恆充而不餒則於其所靜而體一也故孔子言志於道而孟子以集義為養氣之功志主道而氣主義明矣其曰配義與道是志氣合用底氣配義以不餒其氣即配道以不餒其志也集註敬字與主敬敬字別敬者謹持之謂爾使如雲峰所引易敬以直中以此為依據有志則有可持故知其所持在道而不任敬

志壹則動氣一段三動字口是感動意節其相為感動者以見其俱不可勿求元與不動心動字不同不動心者無恐懼感也但以氣之壹而動其志豈遂至於恐懼感且志壹動氣氣其知恐懼而生疑惑者哉此本以志氣之專壹有為者言之持其志者志固壹也心勿忘者氣固壹也推而極之天理人事莫不皆然胡文定以先天而天弗違為志動氣後天而奉天時為氣動志雖與孟子立言之指別而理則一也集註中一從字極下得活小註謂喜怒過度志反為動則誤喜怒過度時直把志喪了而豈但動乎下云反動其心又非志之謂之謂志者心不可云蹶者趨者反動其志也氣壹動志乃是氣之既充必將專壹以有為則先未有此志亦使動著教生長者志來如子路口緣他氣之兼人故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動則志上如此上緊與志之專者弱可使強一理說個壹便是好底悠悠而任其喜怒者志則時時彼氣亦時時盈時虛而安得壹哉

蹶之為義自當從說文正訓云跳也促步曰趨高步曰踈若作顛踣解則既害文而抑善義顯者非氣也形也形動氣而非氣動心也蹶趨亦不是不好事古人於朝廷宗廟必趨臨戎登車則蹶孟子之言此只是借喻意故加以今夫二字非謂蹶者趨者之暴其氣也此言氣言心但在血氣之氣知覺運動之心立喻與上言志為志道之志言氣為浩然之氣者不同蓋謂凡人之為善為惡此兼善惡說先有其心無定志則但名為心而氣為之用者固多矣然亦有時本無

是心而因氣以動作焉如今人言如方在蹶趨則心亦為之疾速與緩步時不同則心雖有覺氣雖無覺而偶然之頃氣且乘權以動一時之心然則專壹之氣其以感動常存之心亦於此而可推矣或問志養得堅定蹶趨亦不能動得之疑全是隔雜情物話朱子所答亦不分明不察於此而和鸞佩玉之說得以闖入而黃四如文武火二三十年之邪說亦以倡矣

盡心知性是知言本領非知言後功效益繇盡心知性以知言其功雖似不可企及而本末固順若從揀別該淫邪通上下工夫以求心之盡性之知則如拔壯士之爪而欲仆之也集註先說盡心知性後說於凡天下之言云云甚是分明東陽倒著說即是門外語中庸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孔子謂不逆詐不欺不信抑亦先覺俱是此理苟非盡心知性何以能不逆億而先覺耶知言與窮理自別知字是現成字窮字是工夫字窮理則為知性者入德之門知言乃知性後全體大用之發備本以知末與即末以求末迹同而實大異程子斥人讀史為玩物喪志及自看史一字不遺其所以用心者不同本末逆順而已

所謂天地之間者只是有人物的去處上而碧落下而黃泉原不在君子分內聖賢下語儘大說也有著落不似異端便說向那高深無極廣大無邊去開字古與開空開字通天地之化相入而其際至密無分段那得有開空處來只是有人物底去處則天地之化已屬於人物便不盡繇天地故曰開所謂塞乎天地之間也只是盡天下之人盡天下之物盡天下之事要擔當便與擔當要宰制便與宰制險者使之易也使之簡無有畏難而憚怯者但以此在末嘗有所作為處說故且云塞乎天地之間皆理之所至也理之所至此氣無不可至言乎其體而無理不可勝者言乎其用而無事不可任矣集註云充塞無間聞者隨滿之謂言無一理一事之不周也新安云無有間斷之者有句無義

天下固有之理謂之道吾心所以宰制乎天下者謂之義道自在天地之間人且合將去義則正所以合者也均自人而言之則現成之理因事物而著於心者道也事之至前其道隱而不可見乃以吾心之制裁度以求道之中者義也故道者所以正吾志者也志於道而以道正其志則志有所持也蓋志初終一揆者也處乎靜以待物道有一成之則而統乎大故志可與之相守若以義持志則事易而義從守一曲之宜將有為匹夫匹婦之說者而其所道之義多矣我日生者也日生則一事之義止了一事之用必須積集而後所行之無非義氣亦日生者也一段氣止擔當得一事無以繼之則又餘集義以養之則義日充而氣因以無衰至之閒隙然後成其浩然而以無往而不浩然也小註父當慈子當孝云云只是道不是義又云道義是公共無形影的事物尤謬義亦云公共則義外義此門人記錄事實必非朱子之語朱子曰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何等分明大要須知道是志上事義是氣上事告子貴心而賤氣故內仁而外義孟子尊氣以盡心故集義以擴充其志之所持於此辨得分明更無混亂矣

此義字大段在生死行藏進退取舍上說孟子以羞惡之心言義是也孔子說義處較不同如云行義以達其道則小註所云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者是亦止是此一理孔子見得大孟子說得精故程子以孟子言義為有功於孔子孟子唯在羞惡之心上見義故云義內嗜蹴之食至死不啜豈在外哉唯此羞惡之心人皆有而各自有彼此不能相襲如襲表之襲表蒙裏也猶今故宋薛不受則為不恭受齊之餽則為貨取有伊尹之志則忠無伊尹之言則義唯不可襲襲而取之必餒也亦唯此羞惡之心最與氣相為體用彼君臣父子之義但氣柔者大抵羞惡之心失也故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只以保全此羞惡之心內之無微而不謹外之無大之可搖則至大至剛之氣自無所憾矣

小註中一段設是集義所生一段其為明快集註卻未能如彼清楚是字與非字相呼應蓋以自白其如此而非知彼也譬之南人知稻田而不知麥隴乃告之曰此麥也是高田秋種而夏穫者非水田夏種而秋穫者也此兩句文字直承上其為氣也四字一氣趕下不可以集註分節而割裂之天下必無有依田灌水夏種秋穫之麥猶之乎必無有以義襲而取之之浩然之氣麥隴之水一未分瀉種之稍後於秋則麥不登矣况水田而夏種之乎行一有不憚於心則餒矣况可云以義襲而取之哉取之之字指浩然之氣說非汎言氣也義惟在吾心之內氣亦在吾身之內故義與氣互相為配氣配義義即生氣若云義在外則義既在外其可云氣亦在外乎義在吾身心之外而氣固

在吾身之內乃引義入以求益其氣則氣有虛而義乘其虛以襲之因挾取此氣以為義用矣如實求之吾身之氣豈身外之物可襲而可取者哉其有謂義襲而取氣者則告子之說是已告子以吾心本無義但有此昭昭靈靈之體堪為主而不為萬物所搖則心既恆甯而氣亦順適泊然無爭而天下莫之能勝今無故外求一義闖入吾心之內使吾氣不得以甯而挾與俱往以與物爭勝於是非得失之林則吾之氣不得以順安其居與心相守而受奪於義以紛紜而鬪構故我唯不得於心抑唯務安其心而不外求義以襲取夫氣而妄用之則心不動而氣亦不傷此告子之邪說固然而孟子曰我之養此浩然之氣者非義在外使之入襲吾氣而取之也乃義在內而集之則氣之浩然者以生也明其是白其非而告子之誣其所不知以妄譏吾養氣之非其失自見矣蓋告子不能測孟子之所得故妄譏孟子以外求義而襲取夫氣實則孟子既已不然而天下亦必無外求義以襲而取氣之人且外之與內不相為配則不相為取既云義外則義固無為者矣無為者安能致其襲取之事哉乃告子之致疑於襲取者其不知有義而以天下之是非得失為義則且曰大道既隱人心之純白者既失而後有此也是其徒以當世無實之是非為義而於其心羞惡之見端者昏不自知久矣夫告子而豈無羞惡之心哉乃其蔽陷之深則雖有所羞惡而反自誣其固有之良以為客感之所生固將曰吁馬應馬呼牛應牛而又何羞食家無異於食人盜跖不殊於伯夷而又何惡是如己有目不知其可以視乃以謂白黑之班然者足障吾明而欲棄之告子蓋自有義而不自知因不自知而義以喪非然則義本在內與氣相配而生其浩然而何以云義外哉其不識義是故外義謂其父故以必水以謂其父故以必防夏旱我耕之田皆平原夏增本無水之可儲不當種麥也以不種麥故雖旱而無可稿之麥乃曰賴我之不種而免於稿孟子所謂不若苗者正此謂也故於此而深辨之以自明其長答惡乎集註事皆合義一事偶合云云俱未得立言之旨說必有事勿忘處易說勿正無助長處不知養浩然之氣當何如用功則入鬼窟曰去黃四如說如鍊丹有文武火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真鬼語也孟子說養氣云不曾說頭息遣慮又不曾說降伏者氣放他純純

善善不與人爭鬪靈至獨乃以當大任而無恐懼者其功只在集義集義之事疊疊日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何怕猛火熾然塞乎天地須窮時索與他窮須困時索與他困乃至須死時亦索與他死方得培塿此蓋惡之心與氣配而成其浩然此火之有武而無文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得天下而不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拾緊通稍單食豆羹與萬鍾之粟無不從羞惡之心上打過乃以長養此氣而成其浩然則又火之有武而無文者也今云火猛則丹走其將一半擊住一半放鬆遇肉三片遇酒三杯且教渾俗和光而可乎哉黃四如者豈以為然特其茫然不知何者為養氣何者為勿正無助長黑種者便與他比方兩句恰得此村道士口頭內丹語隨便胡統出來故曰鬼語也此勿正無助長是明白分曉有可指證語與前善襲取氣為有其言而必無其事者不同孟子固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須於此看出天下之人是如何助長蓋盡人之情自非奴隸傭保之不堪者與夫巨奸極險之夫以陰柔而濟其惡則雖無志可持之人亦未嘗不以其氣而求勝於物而當其求勝之時則皆有不懼之心若此者何也氣之至大至剛者人所共有而與性俱生者也乃又唯暴戾凶狠之人則不論曲直而樂施其血氣之勇若其較為自好之士者固且以義自居而折人之不義矣乃方其以義自居則亦用其羞惡之心以為制不可謂不若苗矣而所守之義不過刻苦以自樹立於一日遂持此以為可以折人之具而無所憚以任其非所任而敵其非所敵此宋人所謂今日病矣亦未可謂為之不力也而所任非所堪所敵非所勝根本不固而枝葉徒繁則果有千駟萬鍾以誘之得生失死以脅之而義力未厚氣焰徒浮將有摧撓屈折一挫而不能更振者矣此助長者之無益而反害乎氣也抑或見義思為而無久之志立一近小之規以為吾之所能乎義如此而苟善是亦足以求伸於天下矣如戴盈之所謂請損之者則其善易成而其氣亦易振以刻期而見功此所謂正也夫欲去二者之病則亦唯一倍精嚴規恢廣大於其羞惡之本心擴而充之如火始然愈熾愈熾更無回互更無貶損方得無任不勝無難可畏而成其氣盛大流行之用若畏火之太猛從而緩之又從而伏之一日暴而十日寒亦終身於首鼠之域而已矣斯唯異端之欲抑其氣為嬰兒者則然故曰為善無近名文火為惡無近刑於知雄常在爐中守雌伏之詭道其緒餘以為養生則於取與翁關之際不即不離而偷其視息若聖賢之學無論

經大經立大本雲行雨施直內方外者壁立萬仞即其祈天永命以保其生者亦所其無逸而憂勤惕厲以絕伐性戕生之害又炎火之必伏而文武兼用者乎在四如木不知而妄言竊鬼語以欺人亦非果有得於異端之教乃讀者不察或反屈誣孟子以證彼內養之邪說則其害大矣若此類愚讀大全而深懼焉者也

勿助長原不與告子對治集註語自未審告子只是不共苗以氣為無益而舍之故勿求於氣絲他錯認苗為根秀謂其不可以充食故遂不共且不共矣又何助長之有前段告子未嘗知義二句已辨盡告子之短必有事焉四句孟子自言其集義養氣之功不復與告子相比擬前段集註行一事偶合於義云云正好在此處集作註義養氣卻不是拚一日之病須終歲勤動方得有力田之秋若如齊桓之定王世子晉文之伐原示信陳仲子之與之齊國而不受以一日之勞表一日之義遂鼓其氣以陵天下而不顧本根之拔此則助長者也告子卻不喫者茶飯方且疑孟子之為助長而彼豈其然

諸儒之失在錯看一養字將作馴服調御說故其下流遂有如黃四如伏火之誣者孟子之所謂養乃長養之謂也直到北宮黝恣嚴猛烈亦謂之養豈馴服調御之謂乎孟子於此看得吾身之有心有氣無非天理故後篇以養心而曰無物不長直教他明發達依儘得牛山之木參天此言養氣只是以義生發此不餒不憊之氣感大流行塞乎天地之間而無所屈異端則不然將此心作獼猴相似唯恐其拘桎之不密而於氣也則尤以為害苗之草摧殘之而唯恐其不消莊子木雞為山水枯皆此而已古人即在聞和鸞聽佩玉時亦不作此蚩蚩倒縮氣象森森乘乘中正有雷雨之動滿盈在內故曰立於禮立字中便有泰山巖巖意後人不察夾雜佛老遂有靜養氣之說極為害事聖賢靜而存養乃存養此仁義之心於靜中雖靜不息豈撞撞機息牙暴害其氣而使不能動如三日新婦婉婉作閨態耶

願學孔子一段自卓犖子貢孟子但從大槩步說卻未顯出示人集註語錄亦未為發明雙峰謂孟子章句長句有教前後血脉貫通如此願學孔子一語乃通章要領若於前後貫通有礙則不但文義雙頭而聖學與緊處亦終湮晦今學者無入手處夫願學孔子則必有以學之矣孟子曰可以仕則仕云云孔子也然則將於此而學之耶乃此

三者則何易學也仕之久速之可者初無定可而孔子之則仕則止則久則速也自其義精仁熟誠達幾幾入神之妙倘無其聖功而徒髮鬚其化則亦玉粹之學周公矣夫化器德顯德自學成孔子曰下學而上達達者自然順序之通也達不可學而學乃以達孔子且然而況學孔子者乎既明夫非於仕止久速而學之則將曰知言養氣其學孔子者也此固然矣然其云養氣者集義是也夫集義而氣以不餒則至大至剛無所取撓而兩間之事皆足以任之孔子固然而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君百里之地而足以有天下其氣之配道義以終無餒者豈有讓哉而孟子又何以略二子而獨學孔子也故養氣者聖功也抑聖者之所同也非孔子之所以異也今但從末一段文字原委看來跌入子貢問聖一段孔子自言處則孟子之所以學孔子者固可考矣公孫丑夫子既聖一問先以辭命未能發端則其疑孟子之聖也固在聖人復起之所不易而子貢信夫子之聖也以學不厭而教不倦為仁知之大用即此觀之則可直詞以決之曰養氣者夷尹孔子之所同也知言者孔子之所以異也學孔子者知言而以養與氣也先儒謂知言養氣二者合一又云告子外義故不知言是則孟子唯能見義於內故於天下之言無所求而不得而浩然之氣日生夫其見義於內者豈斤斤之明足以察之哉以無私之仁體藏密之知故自喻其性之善而灼然見義之至足於吾心乃其所繇以致此者則唯不厭不倦以為學教而即物窮理以豁然貫通於吾心之全體大用者也全體大用即此即此即大學之格物致知以知至善而止者也繇其行之造極則為養氣故造極行造其極則聖矣夷尹之所以皆得為聖也尹之格于皇天夷之風起百世者氣之盛大流行塞乎兩間者也乃繇其行之已至則得天下而不為固有所不可矣君百里而有天下則抑有所可矣若夫隨可而不可不但有其必可斯豈特行足以造之而氣足以任之哉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者義無不集而氣足以舉其任也巧者盡心知性而耳順乎天下之理是非得失判然冰釋而無纖芥之疑也是知孔子之獨至非二子之所得同者在知言而孔子之所以聲入心通無疑於天下之理而為萬事萬物之權衡以時措而感宜者一其下學上達者之條理彙成也學不厭教不敎下學之功也乃即此以學而即此以達則唯盡吾性之善充吾心之義而無不達矣故其為學始於格物致知而要於明德之明孟子曰萬物皆

備於我矣則物之所自格者即吾德之本明者也。以盡吾心皆備之物而天下之是非得失無不待我以為權衡。此孔子所謂可與權者。知言乃可與權。乃以應夫仕止久速之幾。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而廓然其無疑矣。若夷與尹非其知之不真也。知其所至而未極乎物之所至。則至其所知而未中乎幾之莫知其不能從容於仕止久速。合一無滯之義也。亦極其所極而未達乎無用不極之妙。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事始於精義。則下學皆有可學之資。化極於窮神則雖夷與尹不足以盡其上達之妙。然則孟子之所以學孔子者一言以蔽之曰知言而已矣。乃微其詞而不直以告丑者則緣此之為學。事其易而幾其微。達者自可得之於無行不與之中。而苟標此以為宗。將使愚者不察。苟求之外而遺吾本明之德。則且玩物喪志以終身於罔殆之中。乃以前段所答知言之問。但就齊卿相所知之言。顯其救時之大用而未著夫知言之全體。與其所以知言之本原。故於此復申言其從入之事。在學誨之中。而推致其權度之精。則有時中之妙。蓋七篇本孟子所自作。故問答之際一合一離一微一顯一偏。一全經緯成文而大義微言交相引伸。使知者自得之引而不發。躍如也。亦於此信矣。

不忍人忍字誤作必有忍忍字一例看極為害。理雙峰忍不住之說其謬甚矣。忍字从刃从心。只是割棄下不顧之意。朱子於此已說得分明。事親從兄是從順處見惻隱。蓋惡是因逆而見。觀下稱孺子入井則知之若無入井之事。但見一孺子便痛惜憐愛。忍禁不住骨與俱靡。則亦婦人之仁耳。此章言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其云先王者湯武是也。人之陷於水火者為勢已逆而我始執法立制以拯之也。若承治之主便無可動其惻隱者。則又如下篇所云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但無害之而已足矣。君子之於民也當其順則無欲害之而止。當其逆則有不忍之之心。非仁之有二心也。仁術之因乎物者自不同也。若云惻隱之心從中發出便忍不住。則當云不忍惻隱之心而何以云不忍人。此處喫緊在一人字。言人則本為一氣痛癢相關之情。自見朱子云見一蟻子竟無此心語。自有病理一分殊。昭然自別於吾心。不可籠統帶說。均是人矣。則雖有貴賤親疎之別。而情自相喻。性自相函。所以遇其不得恰好處。割舍下將作犬馬土芥般看。不得此求之入之天良。固自炯炯不昧。非徒有言說而不知今於心也。浸令蟻子瀆危。則又較犬馬差一格。而況於人乎。至若忍禁之忍。自以能忍為得。若忍不住。自是不好。

事忍者情欲發而禁之。毋發須有力持之事。馬若人。不仁則直是喪心。豈有惻隱之心發於中而用力以禁其不發者哉。苟其為仁義之心。雖愚至不自既有之亦必聽之。特不能發之而未忍之者也。且云不忍人之政亦豈先王之有此政也。技癢不禁而急於自見也。乎其說饒氏之以小言破道將牽率夫人樂用其婦人之仁。小丈夫之悻悻而有餘矣。

集註全體此心四字恰與端字對說。孟子之學大旨把內外精粗看作一致。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萬物皆備於我。萬事皆備於心也。心之發端則是惻隱。蓋惡辭讓是非到全體上。卻一部全體樂刑政在內。只緣仁義禮知之德。彌綸兩間。或順或逆。莫不左右而逢原也。雙峰云斯猶即也。若下得即字。便不當下斯字。即字雖疾速。然有彼此相躡之意。如人言行一步即行第二步。第一步之中無第二步。但行一步亦自可止。不必定行第二步。持行之疾者不止而加進。遂相因以即有耳。此言斯有則不然。須為釋之曰斯即此也。方得恰合。即此不忍人之心。便有不忍人之政在內。非有待也。如齊宣之易牛。孟子許之為仁術。仁心也。術政也。不忍殺牛之心。自有此全牛之術。非既有此心。又有此術也。先王固不無學問思辨之事。存養省察之功。然俱於事未至前之先務。求吾心之全體大用。而全體之非待有其心後。卻方講求其事。以為心樹枝葉。說即字雖疾速。以實求之。則終成躑躅。證得孟子本領自然不作此文。句納交響。聲聲便說是人欲之私。亦不得上蔡之說。太高者。高過則無實矣。孟子之意。特以此三者之心。原不與乍見孺子入井時相應。故所感值其所通。惻隱之心生而三者之心不生也。乃其必言非此三者。則以如救孺子。則須有此三種利益。固其功之所必收。而非乍見之頃。有心期待而得耳。若以此為人欲之私。則子貢贖人而卻其資。孔子不應非之。且不救人之聲。惡聲也。惡聲可惡而惡之又豈非蓋惡之心乎。上蔡之意。若將以此分王霸之誠偽。然霸者之疵。乃在攬著未有之事。以黨仁義。若代原不信到底。無益有損。若其親面相遇。發不及慮之時。亦未便起功利之想。不然則豈桓文之心。求一念如悠悠行路之人。乍見孺子入井時。而不得耶。雲峰云稍涉安排。尚重便非本心。則尤陷溺異端。而大違聖教矣。孟子到底也須說個擴充擴充之功。乃以會通四端。而經緯萬善。莫莫非天理之固然。且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及到少閒。問知此孺子之父母。卻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救

之高逆不救為順即此豈不須商量而孔子所謂可逝也不可陷也又豈不安頓自身而排置得所乎惻隱之心元與羞惡辭讓是非同條互用那得口任此一念一直做去更無回顧且此章言不忍人之心裏面便有不忍人之政則先王所以定上下之交永夙夜之譽遠不仁之聲者鴻名大業俱在裏許若口許直用不許商量安排則口消此心已足而何以又云有政耶聖賢帝王之學元無孤孤另另作一條白練去之理不用商量者釋氏之所謂真去不用安排者又莊子之唾餘耳故曰雲峰之說陷溺異端而大違聖教也

朱子動處發出一段文字有一部全易在內易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又云復其見天地之心只是此理動便是陽靜便是陰從其質而言之則為陰陽從陰陽之所自生者而言之則只是動靜陰在天地也未便是不好底動以出靜以納出者所以虛而受納納者所以實而給出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到生物之化上則動者生也靜者殺也仁不仁亦遂以分矣聖人官天府地自知擇而用之所以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須作兩項說立天下之大本則須兼動靜而致功合陰陽以成能喜怒哀樂未發處必有天地之動靜無端納以實而善其出若其知天地之化育則只在動處體會以動者生而靜者殺也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與義俱在動處發見從動中又分此兩支仁動之靜也義動之動也義雖配肅殺然其殺也亦羞惡極至之用非與天地之無所羞惡而殺者同故殺人刑人而不因於己所甚羞與所大惡則必殘忍凶酷之徒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動而不已而動者必因於物之感故易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此是天地之心所謂一陽來復數點梅花者是已樂記以感而遂通為性之欲使大差謬所以他後面說物至知知一段直入異端窟曰裏去聖賢以體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動字上故羞惡惻隱辭讓是非之不一而疑相礙者合之於動則四德同功矣且如此章上言內交要譽惡聲在下見孺子入井時用他不著若靜中豈無此二者亦豈遠成大過只為動處不與此事相應則人固有之心便不向那邊動若非所動而強為之則是霸者之假仁若恰好當機而動便儘商量其宜安排得當正以盡此心之大用故即納交要譽惡聲之心遇彼恰好用者處亦即以從彼動者為正而怵惕惻隱之心在彼又為不相交涉此中內外感通良心各見處只在當念自喻不可懸揣與判王霸之分若見大賓時內交之心從中而發便是禮

之端不離之聲思以避之便是義之端畏鄉黨之清議而思得威名便是智之端此唯要字有病唯孺子入井之時非彼二者之動幾故孟子別言之雖在人欲橫流之人亦未有從彼發者天地自然之理與吾心固有之性符合相迎則動幾自應此天地聖人之所不能違而一切商量安排皆從此而善其用故君子之致其功者唯慎諸此之為兢兢也

心統性情統字古作兼字看其不言兼而言統者性情有先後之序而非並立者也實則所云統者自有函受而言若說個主字則是性情顯而心藏矣此又不成義理性自是心之主心但為情之主心不能主性也乃孟子此言四端則又在發處觀心緣情以知性緣端以知本之說蓋西山竟將端字作尾字看固是十分膽識但就眾人全體隱晦僅有此心言之則為尾若先生全體此心則如火炎其岡水決金堤通梢一致更無有尾矣抑此但可云從情上說心統性卻不可竟將四者為情情自是喜怒哀樂人心也此四端者道心也道心終不離人心而別出故可於情說心而其體已異則不可竟謂之情若張子所謂心統性情者則又繫言心而非可用釋此心字此所言心乃自性情相介之幾之說集註引此則以明心統性情故性之於情上見者亦得謂之心也心統性情自其函受而言也此於性之發見乘情而出者言心則謂性在心而性為體心為用也仁義禮智要此四者之心是性上發生有力底乃以與情相近故介乎情而發喜怒哀樂是情上之性本於天而無為心位於人而有權是以謂之心而不謂之性若以情言則為情之貞而作喜怒哀樂之節喜怒哀樂是情下半截為性之尾喜喜也情又從此心上發生而或與之為終始或與之為擴充皆中節或皆而他出以淫濫無節者有之矣故不得竟謂之情必云情上之道心斯以義協而無毫髮之差爾

小註云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有病口將他發動處看此為人皆有之而言也若君子之靜而存動而省功深理熟天理來復者則不然仁義禮智自森森地於動於靜皆不昧於此中循之有實發多有據故曰反身而誠豈但有形影而已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一倍篤實光輝皆充安者孟子且如此指出不獲已為己於其心者言耳不然則為聖賢者亦但從端緒上尋求舍其富有而與覺掃爭遺棄滯德之利那得充滿周備經綸大經立大

本知化育來擴充四端以幾乎四海之保己是感歎費力所謂再回頭是有年人也人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其有四德猶其有此心愚下人但知有四體不知有心故且與如是作喻

不能擴充只為不知知字上有工夫固是然此知上工夫須辨別在不可錯云識得此心便大事了畢知字連下皆擴而充之五字一氣知者知擴而知充也強恕而行知擴者也反身而誠知充者也擴充之中便有全部不忍人之政在內大用無非全體須一一棟別令與此四端相應相成大學之所謂致知正此是也若在長養四端令恆不昧上做工夫則須用戒欺求慊之實學不僅用知有此心便大段休去此釋氏之邪說一發心功德便不可量乃以隱名教戕生運而皆不恤嗚呼重言知而無實其為害之烈可勝道哉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一章唯雙峰為得之慶源西山只在心上說卻不顧下文不仁不智一段亦且不顧矢函巫匠兩喻矢人匠人之心與巫函同所以不同者術而已矣上章與此章共是一意上章就高遠處說先王所以平治天下之理此章就卑近處說為諸侯見沒者發動其恥心然大要都在仁術上著意擴而充之者盡心所本有之術也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既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其所以救之者不遺餘力可知己先王於心見全體則術自無不得其宜以心之固有夫術也若夫人心之無異函人而卒至以傷人為心者術亦能易心也心有其術則上智者當盡其心以行其政術能易心則下愚者當正其術以養其心故云擇云莫之禦皆為術言也若心則固有之而無待於擇藏之於己亦何有於禦不禦哉心術元為一貫而心外無術故可盡心以廣其術亦可固術以善其心畏罪而強仁者何望其見術於心哉且範圍其心於術之中而不習於惡則亦可以保其國家而免於恥矣集註仁道之太四字須著眼在一道字上

公孫丑下篇

齊王之召孟子過只在召上若以託疾為不誠則使齊王更不託疾直使人來召其侮慢更何以堪託疾則亦若知其不可召而屈於自尊自安之私意不能勉於下賢故情雖不至而其禮貌之間猶有可觀其違醫問疾亦然此皆禮貌未衰處所以孟子稍與周旋而託景丑以進其誨不然則抑去之唯恐不速矣朱子云未論託疾意自斬截又

云託疾又不誠未免蛇足以王之託疾為不誠則孟子之託疾亦不誠矣以不誠報不誠但詐相高而內喪己又何以為孟子世儒每誤看一誠字將作真情徑行解其亂德非小誠實也至也有其實而用之至也故質誠也文亦誠也質之誠天道也以天治人者也文之誠人道也以人盡天者也若不盡其實而但一直無偽以為誠則謂之直而不謂之誠且抑證父攘羊之直並不得謂之直矣自四先生而後後儒多不識得情字此是天理撲滿處經緯感備變通不爽豈得以喬野翫絃直情徑行之夷行當之

聞召則赴自是臣禮豈遂為僕妾之敬如南軒之所云又豈但為敬之以貌如慶源之所云者唯當戰國時上無適主下無適臣士之仕者恆舍其父母之國而他游故有此客卿之禮與本國之臣不同亦仕局之一變也業已不得不為客卿則唯道以自尊而後顯其出以道也若以臣自處則是其將以祿也故君臣之義不容輕定故曰學焉而後臣之信其道之必行而後正君臣之分則道重而祿輕乃游士之失守者唯恐不得為臣而蚤定臣禮於是晨秦暮楚無國而不為臣無君而非其君此與失節之婦盡人可夫者無以異則不但毀道輕身而君臣之倫亦喪孟子所爭在臣不臣而不在召不召與孔子之仕於魯不同孔子唯己臣於魯故雖告老之餘欲討陳恆則沐浴而請安在其有謀之必就也孟子之志故欲齊王之天下而已為之佐當斯時齊宣尚未成為王者則與劉先主以左將軍見諸葛時同迨先主已稱帝於蜀而亮之為相則居然臣主召之亦無不可矣從而後臣之四字求端的便知若為臣則無不可召之禮而聞召則赴者非僕妾非貌敬也

未有處謂齊王處置者有鑑之金不得置處不得而餽之乃齊王又豈無以處此哉其處之者謂之貨取孟子也乃虛將有鑑而徒生賢者不肖之心則齊王仍無以處之矣此處字若從孟子說則是取舍之權因乎物矣朱張二字之說皆於心上見義深得孟子義內之旨南軒云當受不覺之義大於母兄便是他逆天理處乃其所以然者於物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抉出小丈夫病根而顯君子之大真探本之言也陳仲子把者一見義而不於心見義也於物見義則瑣屑向物上料理或把者飲食貨賄看得十分鄭重孟子推其用心之小而知其簞食豆羹之必見於色則當取而不取者其必有當舍而不舍者矣不知求義於內故也慶源云學者觀此亦可

知所予矣者義亦得通達不知所予之病亦緣於貨見重於貨見重則吾心之義無權要之亦為物蔽故不當與而與以示恩亦必當與不與而成吝矣所謂量食且量見於色也君子以官天府地則兩間之物皆以供吾心宰制之用豈於彼而見輕重厚薄之等哉

小註謂孟子若探沈同之欲伐燕而預設辭以拒之便是猜防險陂使然則為君子者必如夢囈答人不相登對而後可陳賈以周公之事問孟子即逆折其文過之心又豈不為猜防險陂之尤耶孔子曰不逆詐不抑不信抑亦先覺君子固不可逆億夫詐不信而何得不先覺且沈同之問固未挾詐不信而來而曷言可伐則亦覺所已覺而非先覺矣此不猶覺重不聰矣齊燕本接跡之邦伐國非一日之事計其償之於境謀之於廷治兵轉餉亦必見之行事矣則非但情之可探而已為形之可見沈同至前而問伐燕豈為他人問哉戰國之時時王皆齊類也如謂燕可伐而齊不可伐燕則又豈三晉秦楚之獨可伐也蓋當時之侯王無可伐者而孟子乃云可伐將待諸數百年後有王者起而後伐之耶充彼之說雖漢高即起而亦不可伐子之裔至今存可矣既無有可勝伐之之任者則是不可伐也若為頭以人不可食之故遂謂之不可食然則孟子所謂可者非即齊之無不可哉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命於天者也天無諱諱之命自民視聽而已矣單食盡漿以迎之誅君弔民而餒之則即此而已為天吏矣然則天吏亦唯人所為而何獨齊之不可為天吏也以燕伐燕亦就水火之亦運者言之耳齊之君臣不聽命於孟子一任諸匡章沈同之流恣兵威而不知戰故孟子見其不可勸若就孟子而謀之戒飭將士禁殺掠於師入之日而預為條畫虐政之當除者以除之於既伐之後則勸齊伐燕自協孟子之素志而何不可哉其曰何為勸之者鄙其不足與有為而不任為之謀也龜山云何不可之有亦謂齊可也齊既可伐則直應之曰可彼此心目之聞了然共作一伐燕之計而又奚但逆探其情耶但龜山謂或人歸咎孟子則失之或人之問在齊初得燕之時而不任燕人復畔之後本文以齊人伐燕冠其上於義自明或人心駭於五旬之舉而健羨夫倖掠之功故以勸伐得計歸功孟子乃孟子以其殺掠之淫深惡而痛惜之則曰此不足為天吏者我固不願為之謀也激詞也如必謂齊之素行不足以為湯武而不奉命於避債無地之衰周為不可以與師是暴君汚土當同昏之世幸湯武之不作一恣其虐民而人莫敢問矣聖賢待人口是教他立地做去更不追咎其既往孟子且以好貨好色之心為可以王而何況伐有罪之燕春秋序齊桓之績許楚子以討陳恰是此理湯之征葛國不奉命於禁周命已訖義不得如曹操之挾虜主為名以制天下故孟子為齊策燕者四而無一不言當伐借以王命為嫌則專封之罪重於專伐置君而去又豈諸侯之所得為乎聖賢言語句是理句是事纔說可伐則即有伐之者若但言燕有可伐之理而實無可行伐燕之事者夢中影中幻出一天吏乃似思量彌勒佛下生一般則其愚駭狂誕可勝道哉

龜山謂或人歸咎孟子當繇繇讀彼然而伐之一句於然字一讀為孟子自辨之詞燕人畔王且曰吾甚惡於孟子則齊之君臣固自知其不能聽孟子之言矣孟子之答沈同也辭雖未盡而繇繇於孟子言之則所以伐燕而定燕者必嘗為王言矣孟子言之而王不聽若或人無知更以伐燕為孟子答此乃門外漢趁口胡哄孟子復有自然曲自辨其不然豈不鄙哉其云彼然而伐之者然則二字作一氣讀不當於然字斷句將作然否之然則古人用然而字往往有此例如春秋傳云然而甲起於宮中然而者猶言於是也孟子云然而文王猶方有里起然而者此時如是也此言彼然而伐之者謂彼於是時遂往伐燕不復求所以伐之道也其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則言齊若能為天吏則可伐之也如謂沈同以孟子之言為然而伐之則考之當時沈同未嘗執齊之政伐燕之役尸其事者為匡章且沈同之問不奉王命而以其私問安得據此私議之一言而遽舉國之師藉令孟子閉居片語同以告王而王即為興大役則王之信孟子有倍於湯尹桓仲之交而孟子之志久行於齊矣故齊之伐燕不因孟子之言夫人而知之齊不因孟子而伐燕孟子乃自以為然吾言而伐之妄自居功妄自引咎而又屑屑然辨之鄉黨自好者之所不為矣故讀古人文字當求語助變通之例不可執腐儒之平者也之死法以拘文而破義

孟子拒齊王萬鍾一段文字最難看無端說箇子叔疑又無端說箇賤丈夫又無端說到征衛去與齊王授室為斷語意全不登對集註云又有難顯言者慶源云顯言之則許揚齊王之失此固然矣乃必知孟子所以去齊之故而後可以得其不欲顯言之實孟子曰王猶足用為善是非諫不行言不聽之比矣王既可用為善而終於不可用者何也孟子嘗言之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退而寒之者至是孟子之所以終不能用王也而寒之者誰也王驩之徒

雖為倭幸乃觀其欲激孟子之一言而借輔行以自重則其不敢顯排孟子於王前以爭寒暴之勢也明矣其能以邪說寒王而使王不聽孟子者則所謂登龍斷之賜丈夫也路人國而樹子弟得位則為客卿以持國是失位則寄館於人國受其養而遂持其權以實師友士為名而實府其利齊王浮慕好士之名而籠絡此輩以為招致游談之圖是以稷下之客羣居飽食行小慧攻淫辭以詆毀聖賢破壞王道為己事乃其言之辨而智之足以取人主則孟子所不能得之王而彼能得之於王也以其時度其人齊蓋繁有之而無如濳于斃之為尤觀其稱權禮者多實以謂孟子而激之去蓋已不遺餘力矣而寒暴之勢必不兩立彼之必欲排孟子也固然而孟子以論尊論親責王之不慎則使得大用於齊若此流者其尚能飽食羣居於齊之中國乎唯如斃者固孟子之所深惡而賤之者也亦使人君自此而輕士與賤丈夫之開征商之禍有均也乃王昏不知且欲以斃輩之禮待孟子時陳二子目移於陋君臣狂迷不察而實若斃者流辱人賤行有以啟之乃孟子既已摘發其可賤可惡之實而終不顯言之則以其人猥不足道而徒增其侮辱其折斃者曰君子之所為人固不識所不置置之口舌者久矣

魯繆公之有人於子思之側繆公使之也齊之待孟子不及子思自王之過與留行者何與孟子以責客之絕長者此微辭也其時齊王既不遣人留行則固已不及子思矣客當貴見於王道孟子所以去之故與其可以留之幾然後奉王命而來則初不妨以泄柳申詳之待王之悔悔而使之追留然後可以繆公待子思之禮為之文馬乃自孟子自言之則亦惟曰不及子思足矣若意中所有泄柳申詳安身於魯之一法則固操於自辱而不可見之言也故當客初入見之時隱几不應以使彼自得得意則必思所以進諫於王而調護之乃此客者雖有敬愛攀留之沈而朴純已甚孟子聞其齋宿之虔故不得已為言留賢之道當爭之於君而不宜先勸其委曲此魯人所以能使繆公安泄柳申詳而不俾泄柳申詳之自求安以召辱蓋自此言一出則其人雖退而告王因銜命來留而孟子愈不可留矣至是已無所復望於客矣乃其復爾云云者特教客以留賢事長之禮而已而要必不可曰不及泄柳申詳則以事關進退之大節故教人難務詳明而終不可以失己如其不悟亦無如之何也知此則不宜於子思申

泄橫分高下而但於繆公待賢之禮分次第王業不能如繆公之於子思不得已而抑思其次其倪氏次馬而齊之羣臣一段其為得之又云泄柳申詳之事始引以言齊之無賢臣則猶未達孟子告客之意

滕文公上篇

程子云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云云須看一故字乃謂天理之見於人心而發於言詞其已然之迹不昧於固然者如此非線先言善言善是後言惡凶非而知性之善也言之先後只是人所撰之序非天也如何可以言而見性特云善惡吉凶是非須如此說方順口則亦其非天理之不可掩耳程子且從此近而易見處說似不知性者使知人心安處便是天理其實性之善也則非可從言語上比擬度量底孟子之言性善除孟子胸中自然了得如此更不可尋影響推測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方解性善此豈從言語證佐得者哉言語只是習過事足以明道不足以顯性足以盡人道不足以著天道知此則苟非知性者而輕言性縱然撞合畢竟不親

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在性先孟子言性善則善通性後若理其理則固然如此故朱子曰雖曰已生或其本體初不相離也乃易之為言惟其繼之者善於是人成之而為性成猶孟子卻於性言善而即以善為性則未免以繼之者為性矣繼之者恐且喚作性不得乃於此則又有說孟子直將人之生理人之生氣人之生形人之生色一切都歸之於天只是天生人便喚作人便喚作人之性其實則莫非天也故曰形色天性也說得直德斬截程子將性分作兩截說口為人之有惡豈無所自來故舉而歸之於氣稟孟子說性是天性程子說性是己性故氣稟亦得謂之性乃抑云性出於天才出於氣則又謂氣稟為才而不謂之性矣天唯其大是以一陰一陽皆道而無不善氣稟唯小是以有偏天之命人與形俱始人之有氣稟則是將此氣稟凝著者性在內孟子所言與形始者也程子所言氣稟之所凝也易云成之者性語極通貫包括而其幾則甚微孟子重看成之者一之字將以屬天然卻沒煞繼之者善一層則未免偏言其所括而幾有未析也孟子英氣包舉不細碎分剖程子重看一成字謂到成處方是性則於易言成之者即道成之即善成之其始終一貫處未得融淡氣稟之所凝者任有其度量之所折合上生出不善來有度量有折合則小即或偏偏即或惡與形始之性以未有度量而無所折合天只公共還他箇生人之理無心

而成化唯此則固莫有大焉者矣氣稟之所凝者形而有者也刑而有之性既有區量有忤合唯此則固小也程子之言氣稟雖有偏而要非不善則謂形而有者上通於無極小者非不可使大也此終費程子以氣稟屬之人若謂此氣稟者一受之成制而其能或易孟子以氣稟歸之天故曰莫非命也終身而莫非命終身而莫非性也時時在其成皆性時時在其成皆善蓋時時在一陰一陽之莫非道也故孟子將此形形色色都括看得瓊瓏在凡不善者皆非固不善也其為不善者則只是物交相引不相值而不審於出耳惟然故好勇好貨好色即是天德王道之見端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苟其但緣物動而不緣性動則亦成其不善也孟子此處極看得徹蓋從性動則為仁義禮智之見端但緣物動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且但成乎喜怒哀樂於是而不中節也亦不保矣然天所成之人而為性者則固但有元亨利貞以為仁義禮智而見端於人者則唯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已矣自形而上以徵乎形而下其非性也莫非命也則亦莫非天也但其天者著之則無不善以物之交者與發其動則不善也故物之不能蔽不能引則氣稟雖偏偏亦何莫非正哉或全而該或偏而至該者善之廣大至者善之精微廣大之可以盡於精微與精微之可以致夫廣大則何殊耶雖極世之所指以為惡者如好貨發之正則無不善發之不正則無有善發之正者果發其所存也性之情也發之不正則非有存而發也物之觸也自內生者善內生者天也天在己者也君子所性也唯君子自知其所有之性而以之為性自外生者不善外生者物來取而我不知也天所無也非己之所欲所為也故好貨好色不足以為不善貨色進前目淫不審而欲獵之斯不善也物搖氣而氣乃搖志則氣不守中而志不持氣此非氣之過也氣亦善也其所以善者氣亦天也孟子性善之旨蓋於此矣蓋孟子即於形而下處見形而上之理則形色皆靈稟乎天道之誠而不善者在形色之外程子以形而下之器為載道之具若杯之盛水杯有方圓而水有異氣乃以實求之則孟子之言較合於前聖之旨蓋使氣稟若杯性若水則判然兩物而不相知唯器則一成不改而性終託於虛而未有質也易又何以云成之者性哉唯物欲之交或淺或深不但聖狂之迥異即在眾人等夷之中亦有不同者則不得謂絲中發者之皆一致然孔子固曰習相遠也人之無感而思不善者亦必非其所未習者也如從未食河魚人而習者亦以外物為習也習於外而生於中故曰習與性成此後天之性所以有不善故言氣稟不如言後天之得也後天謂形生神發之後天也後天謂形生神發之後天也

後天之性亦何得有不善習與性成之謂也先天之性天成之後天之性習成之也乃習之所以能成乎不善者物也夫物亦何不善之有哉如人不淫美色取物而後受其蔽此程子之所以歸咎於氣稟也雖然氣稟亦何不善之有哉如公劉好首太玉好不能令之淫然而不善之所從來必有所自起則在氣稟與物相授受之交也氣稟能往往非不善之物能來非不善也而一往一來之間有其地焉有其時焉化之相與往來者不能當俟其時與地於是而有不當之物物不當而往來者發不及收則不善生矣故六書皆陽不害為乾六書皆陰不害為坤乃至孤陽崎嶇陰踪雜亂而皆不善也其凶咎悔吝者位也乘乎不得已之動而所值之位不能合符而相與於止於是來者成蔽往者成逆而不善之習成矣業已成乎習則稟染以成固有雖莫之感而私意私欲且發矣夫陰陽之位有定變合之幾無定豈非天哉惟其天而粹不與人之當位者相值是以得位而中乎道者鮮故聖人之乘天行地者知所取舍以應乎位其功大焉先天之動亦有得位有不得位者化之無心而莫齊也然得位則旁以靈而為人矣不得位則禽獸草木有性無性之類蓋稟既為人焉固無不得位而善者也後天之動有得位有不得位亦化之無心而莫齊也得位則物不害習而習不害性不得位則物以移習於惡而習以成性於不善矣此非吾形吾色之咎也亦非物形物色之咎也咎在吾之形已與物之形色往來相遇之幾也天地無不善之物而物有不善之幾非相值之物亦非必有不善之幾吾之動幾有不善於物之幾吾之動幾亦非有不善之幾物之來幾與吾之往幾不相應以其正而不善之幾以成故唯聖人為能知幾知幾則審位審位則內有以盡吾形吾色之才而外有以正物形物色之命因天地自然之化無不可以得吾心順受之正如是而後知天命之性無不善吾形色之性無不善即吾取夫物而相習以成後天之性者亦無不善矣故曰性善也嗚呼微矣

未發時之怵惕惻隱與愛親敬長之心固性也乍見孺子時怵惕惻隱之動於心也亦其非性也朱子曰少聞發出稟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此語極直截若情固絲性生乃己生則一合而一離如根生筍笋之與竹終各為一物事特其相通相成而已又如父子父實生子而子之己長則禁抑他舉動教一自

吾不得情之於性亦若是也則喜怒哀樂之與性一合一離者是也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但可以心言而不可謂之情以其與未發時之所存者只是一箇物事也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道心也喜怒哀樂人心也其義詳尚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可以為不善也說見後篇唯其不能即善故曰可以為善也如固然其善則不待為而抑不儘可矣若惻隱等心則即此一念便是善不但可以為善也性無為也心有為也無為固然之性於有為之心上發出此是滿腔仁義禮智之性在者裏見其雖未發故山西山以尾言端則已非萌芽之謂矣萌芽即若孟子言今人乍見而生其心者則為不能存養者言爾若存心養性者一向此性不失則萬物皆備於我即其未見孺子入井時愛雖無寄而愛之理充滿不忘那纒是性用事的體操他寂然不動處者休惕惻隱愛親敬長之心油然而發與見孺子入井時不異猶夫喜怒哀樂之情當未發時雖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樂而實無喜怒哀樂也發而有未發則無者謂之情乃心之動幾與物相往來者雖統於心而與性無與即其統於心者亦承性之流而相通相成然終如笋之於竹父之於子判然為兩箇物事矣大抵不善之所自來於情始有而性則無孟子言情可以為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過不及者亦未嘗不可善以性固行於情之中也情以性為幹則亦無不善離情而自為情則可以為不善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未嘗不入於喜怒哀樂之中而相為用而要非一也或人誤以情為性故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今以休惕惻隱為情則又誤以性為情知發皆中節之和而不知未發之中也言中節則有節而中之非一物事也曰緣性善故情善此一本萬殊之理也順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則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將以知性之不善與此孟子所以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見端於心者言性而不於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徵性也有中節者則有不中節者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無有不善矣總以人之有性均也而或能知性或不善則異孟子自知其性故一言以蔽之曰善而其知性者知天則性或疑異而天必同因以知天下之人性無不善而曰道一而已矣蓋以性知天者性即理也天一理也本無不可合而知也若以情知性則性純乎天也情純乎人也時位異而撰不合矣又惡可合而知之哉故以休惕惻隱之心為情者自集註未審之說觀朱子語錄所以答或問者則固知其不然矣

須從喪禮經界上看得與性善義合方見當時之求小功小利者皆唯不盡其才而非能於道一之外別有道也極乎下愚不肯做出欺天滅理事也只是可為而不為不為而不為於是乎為所不當為不當為者乃情上生的枝葉不擇其所當位者而妄與物相取也正經心上做的事不一直去直到物來待應時又不能不有所為遂任情中之枝葉不擇而妄取及一妄取而無所不為者終不能大有為矣且如三年之喪人心固有之愛裏面元有此節文但盡着吾性之愛不教怠惰便無不可行纔一有規避之心則恰好湊着者父兄有官為他引向不善之習去故雖大逆元惡如楚商臣者也只是不能勉盡其天性之愛以致開罪於君親遂相激而流於極下若果有窮凶奇惡在其性中也又以經界言之暴君汙吏也只是慢字害事慢便是不能盡其性之所可盡者及至所當為者不盡則一切破阡陌厚稅斂底事順手順眼便口管與物相取則亦情不動於正而又不容不動遂以動於非其位者而日趨於汙暴也一不慢而君子野人各得其養則耳目口腹之必資於民者一萬民惟正之供而何有不善乎故天下別無有惡口不善便是惡猶然此君子猶然此野人猶然此野人之養君子配合得不當不自吾心之經緯儘力度量出的只物之易取者取之不厭把吾性之才理撇着全不用事而一任乎喜怒哀樂遂以為暴君汙吏而有餘豈但其氣稟之偏於好貨者為之哉不善已著而人見其可惡難便謂之惡暴君汙吏初無本領與天德王道分路並馳故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外之物內之性無一不善但交互處錯亂雜揉將善底物事做得不好爾須與猛力有才皆盡則藥雖眩眩疾而不瘳矣

陽虎偶然見得仁富之相反遂作此語其云不仁者言為富者之必不求仁也其言不富者言為仁之不必求富也自說得君子小人心術分明故孟子不以人廢言而舉之若云害仁害富則是仁者必貧而富者必暴雖云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乃可言人欲之害天理而終不可言天理之害人欲害人欲者則終非天理之極至也必云陽虎終身無一近理之語而言此者以戒為富者之不當以仁害之虎雖匪人然其面詆齊侯而辭其祿則亦非區區為守財虜者今有言皆悖則亦不成為姦矣且此兩言之得元救陽虎生平不得何必又從而文致之朱子於論語註以通力合作計敵均收言徹於孟子註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為徹前後固無定論緣徹之為法

自孟子外別無可攷兩者俱以意揣其然耳故朱子又以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乃使為通力合作則公田私田之分有名無實而八家亦無固有之業說得來似好却行不得諺所謂共船漏共馬瘦者雖二代之民恐亦不能免也若於其勤惰之不一者使田官以刑隨其後則爭訟日繁而俗益偷矣先王通人情酌中道以致久行遠應不宜爾徹田為糧公劉之詩也徹之名始於此公劉當夏之季葉而遷徙僅存勢不能違時王而創制乃夏用貢法而井田則始自黃帝公劉初得民以居而上下之等級未立辟草披荆不能盡同中國之法故野外國中或遵時王之貢法或用軒后之井田以順民而利導之傳至於周興因仍其遺制以通貢助之窮而合用之則此集註所云通也均也謂通貢助而使其法均也較論語註為尤通

大抵井田之制不可考者甚多孟子亦說箇梗概耳如周禮言不易之田百畝一易之田二百畝再易之田三百畝則其廣狹不等濇澮塗徑如何能合井字之形故朱子云恐終不能有定論至如袁氏以殷家一夫七十畝八家於八百畝之中以二百四十畝為菜田則以遷就井形而不成理田之或易或不易因乎地力若一概以七熟三菜之法準之則下地之宜一易再易者名雖七十畝而實或五十畝或三十畝或二十畝上地之不易者又無故而棄三十畝之腴土於不耕也想來黃帝作井田時偶於其畿內無一易再易之田區畫使成井形殷周以後雖有溝洫塗徑用此為式若其授田之數則八家或授二井或授三井不必一井之必八夫矣至於七十畝殷所以少而周所以多者真不可曉則或七十畝者亦夫田賦稅之法而非果限諸民也周既增殷三十畝則經界必須盡改其煩勞亦已太甚而漸次推移則有棄其故壤而授田於百里之外者得無有損墳墓異風土之悲乎考諸攷工記匠人治野之事既常立一官以司之而執其功者取諸公甸三日之役意者近或十年久或數十年有須改正者則為之改作故孟子言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慢者不脩理改正之謂也其法想亦與今法十年大造黃冊推收過戶之制畧同但在井田則須加一番土功爾大要作一死井字看不得所謂一夫有畝者蓋亦百畝一夫之謂從田立戶而非必因戶制田也周禮考工及何休鄭元諸說亦口記其大略到細微處又多齟齬更不可於其間曲加算法遷就使合有所通則必有所泥古制已湮闕疑也可矣

龍子想亦是孔子以後人觀其文辭自非西周以上人語林氏謂以言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甚為得之若謂夏后氏之貢即有糞田不足稱實而益之害則懸揣千年之上亦安知其有老稚轉死之慘而代之流涕以談耶以實求之助之異於貢者名也而實無異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以言其無異也尋常說助法用民之力而不取其財乃民之財何從而得之亦不過取諸其力而已矣可耕之時能耕之人通計只有此數以其九之一而治公田則於以治私者必有所不及矣向今不用其力彼又豈不可以多得哉未見農氏之有餘力暇晷而以唯上之用也變貢為助只是做教好看故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質雖簡於文而較忠則已多曲折矣上之宜取於民義也其所取於民者為其力之所獲又均也實同而為者其名曰非有所取於爾也特借爾之力而已矣此殷道所以降於夏道之忠也君子野人之分自天顯民祇以大常更何用如此之回護耶唯於助法既壞之餘反而用貢以忽處人上不課勤惰不恤勞苦不辨凶豐之官吏而刻責於民則其為害如此若貢法既壞之餘又從而改助其誣罔農民而以恣農官之漁獵更有不可言者矣總之法之既壞且務與收拾整頓以求其安若人心已做勢重難返而不揣其本區區辨法制之得失以驅疲民而數改之則其為禍尤烈井田者軒轅氏之良法也歷久已弊而禹改為貢家天下之大用莫有甚焉者矣殷周偶改之而諸侯不能率從故變助而貢有如龍子之所譏所既破古制已湮人心已革使復變而助其不為王莽者幾何矣此論古者之不可不知也

不暇耕以勢言不必耕以理言云獨可耕且為與云是率天下而路也皆言勢之不暇耕也不暇為而為之為陶冶則害於耕猶耕害於治天下也是勢之不暇者亦理之不可也云有大人之小事云或勞心或勞力云云是天下之通義也皆言理之不必耕也不必自為而後用之而非以厲農夫猶不妨以倉廩府庫自養而得人以仁天下為則天以君天下之大德不得以百畝而分其憂也是理之不必耕者實義之不可耕也此孟子兩頭分破許行處讀者須與分曉集註云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乃承上轉入亮以不得舜一段線索慶源於後段亦云不暇耕則埋沒殺天下之通義也一段正理然則使其暇耕也遂將廢君道而滅尊卑之義哉後段言亦不用於耕謂雖暇用而亦不用也與上言而暇耕乎雖欲耕得乎自別集註云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似於飽食煖衣四字斷句逸

管運下而無教五字作句以文義求之非是逸居者即所謂人得平土而居之也逸之為言安也非放也放佚之佚
從人从失此逸字自對勞而言上集下窟禽獸偏人遷徙構架驅避禽獸則居之不安人之得飽食煖衣者后稷樹
藝之功得逸居者禹平水土益驅禽獸之功也此六字統結上文轉入無教去見衣之食之居之道各得矣而聖人
之憂猶未已也不然則安逸以居豈便近於禽獸五品之教亦非必有大勞焉而禽獸之躑躅內步於榛樾之中者
亦非以其安逸故而不得同於人也

欲辨異端亦必知其立說之始末而後可以攻之許行之齊物齊市物之賈也莊子以齊物論名篇則謂物論之是
非當任其自鳴於天地之間而不足與較同異也物論二字一連讀齊字微斷慶源以莊許齊物為同旨則似生來
不曾見莊子聽得說莊有此篇題謬猜作齊物之論豈不令莊子笑人地下雙峰說許行似老子亦錯許行微似墨
者皆無君故然史遷所紀九家道家老莊也墨家墨翟禽滑釐也許行則所謂農家者流爾

夷子二本之旨註錄俱未看出宋子云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則既不知墨而於孟子之言亦礙夫苟千萬其本則
是散漫無本矣孟子胡不直斥之曰生物皆有其本而夷子無本耶邪說之立亦必有所以立者若無會歸之地則亦
不成其說墨之與儒公然對壘者數百年豈漫然哉天地之間有正道則必有邪徑以尋常流俗只是全不理會道
理及至理會道理等頭一層便得箇稍寬一步稍深一步見解若異其昔日之醉夢無覺者遂不審而以為至極而
喜其下新利其易致遂相毆以從之此邪之與正自有教以來自是者箇箇曰與聖道抗衡而爭在漢以後為佛在
漢以前為墨其實一也佛雖出於西夷而引伸文致之者則中國之士也墨衰而佛盛益移彼成此枝葉異而根
柢同爾墨氏尚鬼而薄葬唯佛亦然此皆其見諸用者也若其持之以為體者則二本是已聖人之道從太極順下
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然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莫非
乾坤之道所成也天之乾與父之乾地之坤與母之坤其理一也唯其為天之乾地之坤所成則固不得以吾形之
所自生者非天然天之乾一父之乾地之坤一母之坤則固不得以吾性之所自成者非父母故西銘之言先儒於
其順序而不逆相合而一貫者有以知夫橫渠之深有得於一本之旨昔墨之與佛則以性與形為二矣性與形二

者末之二也性受於無始形受於父母者本之二也以性為貴以形為賤則一未真而一未妄末之真者其本大而
亦真末之妄者其本寄託和合以生不足以大而不妄性本於天人所同也亦物所同也人所同者兄之子猶鄰之
子也物所同者則釋氏所謂萬物與我共命也故從其大本而直者視之無所別也安得異愛親於愛人物也至於
父母之使我有是形雖未嘗不為之本乃一妄之與如漚之發而赤白和合與妄相吸因有此粉骷髏具皮囊之身
束我於分段生死之中則其本原以妄立而其末亦無非妄矣若執妄末以區字於妄本之所生區字說橫據異同
視鄰子不若兄子則是逐妄末以擊其妄本而喪其真本也故生則愛之惟其性之存也死則棄之惟其性之
之賤也形本妄而銷滅無餘故生不以形性恆存而生滅無異故死亦有覺故薄葬尚鬼之說立焉要其所謂二本
者一性本天地也真而大者也一形本父母也妄而小者也打破黑漆桶別有安身立命之地父母未生前原有本
來面目則父母何親何況兄子而此朽骨腐肉直當與糞壤俱捐其說大都如此蓋惟不知形色之即天性而父母
之即乾坤也形色即天性天性真而形色亦不妄父母即乾坤乾坤大而父母亦不小順而下之太極而兩儀兩儀
而有乾道坤道乾坤道立而父母以生我則太極固為大本而以遠則疎父母固亦乾道坤道之所成者而以近則
親親近以遠遠先親而後疎即形而見性因心而得理此吾儒之所為一本而萬殊也然唯盡性至命依中庸而行
素位之君子然後能擇而守之而非彼乍出於利欲昏昧之中纔得脫灑便住下不進妄謂已得者之所能知也發
其藏知其所據者如此墨佛之妄不訊而伏其辜矣惜乎先儒之欲詰盜而不獲其贓也徒懸坐之曰千萬其本彼
豈服哉

滕文公下篇

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此等語句纔有偏激處便早紊亂夫所謂不勇者自智者言之也若既已不智矣更何處
得勇來倘使其無知妄作晨更夕改胡亂撞去其流害於天下更不可言故罪莫大於不智而不勇者猶可矜雖日
攘一雞而不知其為竊厚斂困農橫征困商而恬然不知其非義以此為罪小而以損之以待來年者為罪大則王
維之罪重於安史匡章之惡浮於商臣矣看聖賢文字而為之下語須如天平兌過一銖黍也差不得故三達德之

序曰知曰仁曰勇不知則更無仁不仁則勇非其勇故必知及而後仁守若徒勇者則不必有仁聖賢已自示萬世以權衡素何新安之不審而妄言也如云不知其非義則已無足貴矣既知而不速已則律以責備賢者之條其罪尤不容違也斯乃折中之論

聖賢曰彼得人分上事人分上事便是已分上事也中庸言盡物之性也只是物之與人相干涉者素與他知明處當使其有可效於人者無不效而其不可亂夫人者無或亂也若天際孤鴻江干小草既不效於人而亦無能相亂須一刀割斷立個大界限毋使彼侵此陵失其人紀故孟子說天下之生集註為顯之曰生謂生民也正與別出界限處其一治者人道治也其一亂者禽獸之道亂乎人道也後面說蛇龍鳥獸說澤沛多而禽獸至說虎豹犀象說亂臣賊子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那一端不在者人禽上分辨殷周以上禽獸之亂人也傷人之生衰周之降禽獸之亂人也戕人之性傷人之生人猶得與禽獸均敵於死生之際戕人之性人且為禽獸驅遣自相殘食而不悟也一章之大旨七篇之精義盡於此爾

兼夷狄驅猛獸是一時救亂之功或以正無缺方是大治慶源此說極為精密止德利用厚生無一之不備高明沈潛乎康無一之或破必若此而後可使夷狄禽獸之患不中於中國蓋驅飛廉滅五十國遠虎豹犀象者兼夷狄之已滑夏驅猛獸之已傷人者也而明刑教政制禮作樂者以防微杜漸而遠狄行捐獸心以定生民之紀者也夏商二代承治千年賢聖之君作者固非一也而其守堯舜之道者以漸遠而精意漸失於是非聖之人乘道之替而導其君以禽狄之樂為樂如色荒禽荒牛飲裸逐心既與禽狄相亂則身自樂與禽狄相親以類相求以氣相召而夷亂華獸傷人矣自非力為滌除更改煥然一新其禮樂刑政以立人道之極而遠為之防則五十國滅而又有五十國者與前之虎豹犀象遠而後之虎豹犀象又進矣此一片中原乾淨土天生此一類衣冠劍佩之人如何容得者般氣味來重染故兼之驅之既已廓清而尤不可使有缺之可乘使得踰短垣而相干咸正無缺以啟後人為之君師故成周之治數百年夷不亂復獸不干人皆周公制作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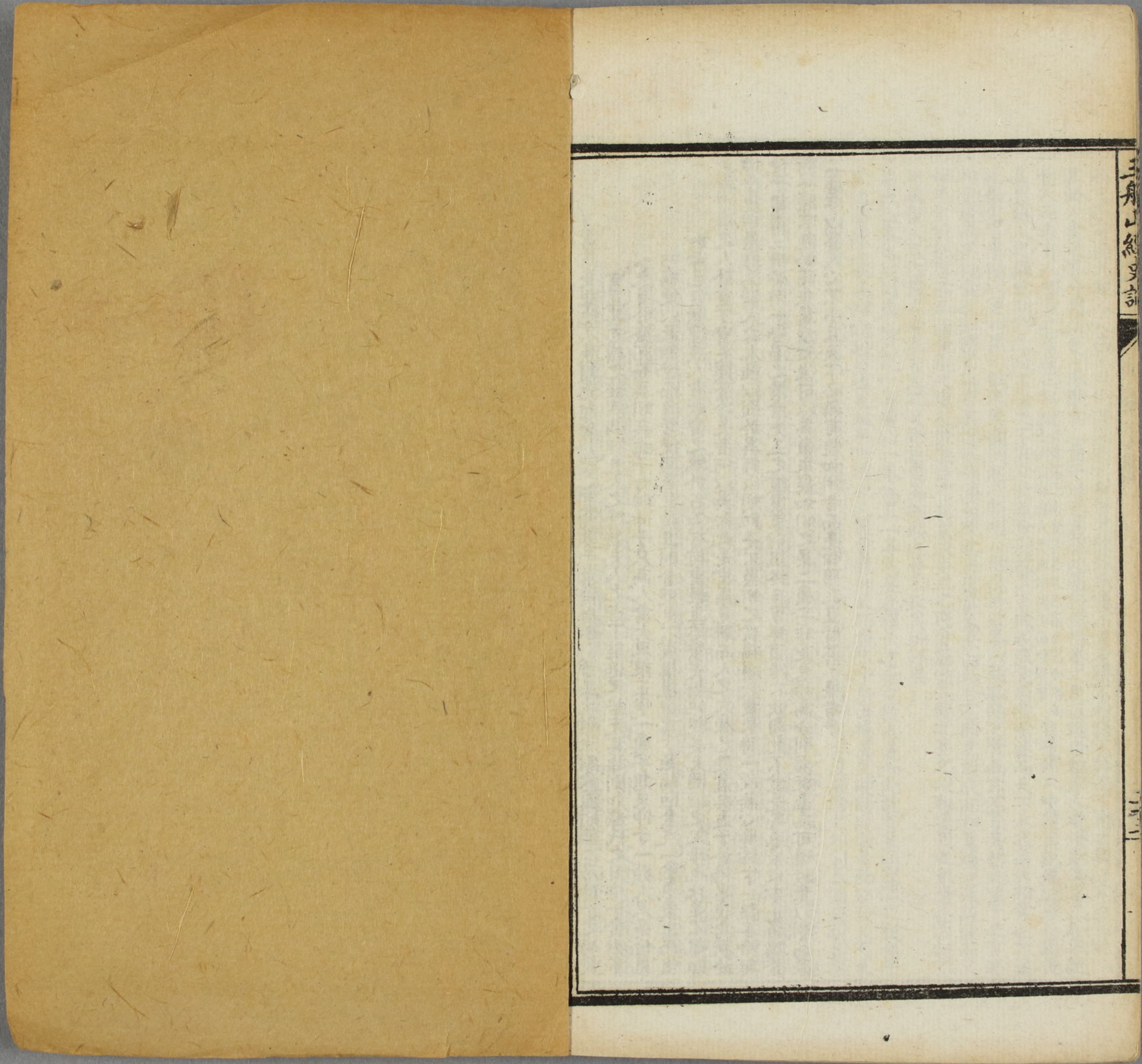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虛說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而遠國之不相通問者不與焉春秋既成之後以迄乎秦滅六國與君之事自秦秦人焚書而後胡亥死於趙高之手自漢以來春秋復傳至今千五百餘年越君者唯王莽蕭道成蕭寶融朱溫數賊而已劉裕蕭衍郭威皆已篡而後世官官然猶不敢稱兵而手刃自非妄則本無知而陷于惡其餘則夷狄也然猶不敢稱兵而手刃自非石宣安慶緒史懷義以夷種而為盜賊未有弑父者也以戰國之糜爛瓦解而田和三晉之流散於篡而終不敢弑以商鞅魏冉韓朋田嬰黃歇呂不韋之狙詐無君而今將之志伏不敢動故有妾婦之小人而無梟獍之大逆其視未定以前挾目送之情懷杯羹之恨曾老童之不若者已天淵矣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則猶未知春秋之功如此其實也蓋當周之衰大夫世官而各擁都邑臣主分治莫有知其別者不知其別則直視弑君之與殺路人無以異雖以再有幸路之賢亦且視私室如公家唯知弗擾佛肝之為叛而不知六卿三桓之義在當討則一切背公死黨之士樂為樂為佳行商臣衛輒用者方以義烈自許而違恤其他乃先王封建親賢以君一國上奉天道下順民心故託之崇高而授之富貴豈與夫六卿三桓之流苟藉一時之權寵君子之祿而即以亢君者比乎春秋之一書止陪臣之不純乎為臣而略其叛大夫之責正諸侯大夫君臣之分而篡弑者必自言其惡乃使天下知君父之尊自天授之自王建之非但富役貧貴役賤如大夫陪臣之以勢合而相事使也自微春秋則富貴者役人貧賤者役於人喜則相事相役怒則相戕相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復何有哉春秋之德業與天地相終始者如此豈有其名而無其實但存治法於天下後世也耶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集註作譬喻說看來孟子從太本大原上推出迎頭差一線則其後之差遂相千萬里如羅盤走了字向一般立教之始纔帶些禽獸氣則習之所成其流無極天下之率獸食人者亦從此生來天下之人相食也亦從此生禍必見於行事非但喻也如但為我則凡可以利己者更不論人但兼愛則禽獸與人亦又何別釋氏投崖飼虎也只是兼愛所誤而取人之食以食禽獸使民餓死復何擇焉又其甚者則苟可為我雖人亦可食苟視親疎人物了無分別則草木可食禽獸可食人亦可食矣楊朱墨翟他自是利欲淡泊枯槁底人故雖錯亂而不至於此乃教者智教愚賢教不肖者也開一箇門路說為我兼愛是道拔一毛而不為鄰之子從此流傳將去拔己一毛而利人不為則亦將害人軀命利己而為之親其鄰之子如兄之子則亦將漢視其兄子如鄰之子

而兄子可同於鄰人人肉亦可同於獸肉矣聖賢之教雖使愚不肖者擇不精語不詳而下游之弊必不至如此唯其於人禽之界分得清楚也率獸食人孟子時已自有此暴行然楊墨之教近理者粗惑人者淺則其害止於率獸食人而未有相食之事故曰將春秋傳易子而食甚言之也猶云室如懸磬自後佛入中國其說彌近理而彌失真直將人之與禽同作大海之漚更不許立計較分別故其言戒殺戒食肉者愈嚴而天下人之果於相食也亦因之而起自漢明以後如黑山賊朱紫劉洪起之類唱人無異於殺麥以張睢陽之賢而亦不免矣悲夫孟子之言將相食者而果相食也則佛之為害其慘矣哉蓋苟視此臭皮囊為赤白和合不淨之所成亦如糞壤之生蔬穀而父母未生前別有本來面目則此泡之聚漚目之花熏成妄立之肉骨筋骸而嚮之烹之以聊瀆我之飢瘡也亦何不可哉聖人不作闢之者無力人之日即於禽而相殘也吾不知其所終矣

墨氏二本他到頭處也只說一本蓋以一本為真一本為妄也釋氏當初立教也是如此故有萬法歸一之說程子勘出華嚴二觀處華嚴當金得真贖矣但釋氏又儘會脫卸大巧與朱子所云楊墨口硬地做者抑別故又有束蘆相交如藤倚樹之說妄既不立真亦不建所以有蕉心之喻直是無本乃抑於妄真兩捨之外別尋個光賴處拈故於萬法歸一之上又說箇一歸何處蓋二本之變為歸一歸一之變為無本無本之變又為枯木頭上開花而釋氏之巧極矣仔細思量好似說夢來他只管在針頭線尾上覓天地總為那大化無心莫也有時如此在無用上見用然要之只是人思量不到見聞不及則人之所見為無用者在大化元自有至誠不息洋洋發育之功卻向者閃爍影裏翻來覆去尋消問息嗚呼則又何其愚也總為他在者些伶伶俐俐處費盡氣力故把眼前忘了只自家一腔子惻隱羞惡卻教入狹邪處去天之所顧民之所祇底君臣父子卻看作土芥相似而窮極其情則但欲將眼前萬理銷隕無餘討個直快儻路走許多做不徹處只一味籠罩過更不依保則獸食人人相食之禍俱從根苗上生出禍芽逢鐘便發也哀哉

廉者廉隅之謂到迤邐不同處若圖去則便不成等級只此是一個大界限須令分明人之大界限處則與禽獸異者是也此處圖圖沒分曉便不成廉仲子惡能廉一句是鐵斷案不能廉則己人而禽獸昆蟲之類矣充仲子之操劔而後可正是說他不廉賴他尚居於陵之室食妻子粟稍與劔別若並此刪除則愈與劔無二乃仲子之尚能隱忍而就此二者豈其志操之能然哉猶夫人之情猶夫人之理不能逃耳若充其操則如釋氏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乃可信不失身於盜跖而真劔矣孟子力辨仲子只為人禽大界限正等一廉字想來仲子一類人只是他氣稟受得淡泊枯槁便以此傲世而自賢使其氣稟稍濃則貪狼更不成模樣觀其下蹠編陋全沒一些氣象出而主之即不施於母已自慙慙殺人者數雷之鶴於名義有何重輕直恁驚天動地視吳天罔極之父母也此並不得即此與口腹之人珍重丁甯夫殘羹冷炙者何以異即此是禽蟲見解而人之大廉已喪盡矣孟子於楊墨說禽獸於仲子說劔無非為斯人立人極以別於異類似劔即是不廉劔之食槁壤飲黃泉時一段無心無腸下一動吝恰與仲子匍匐三咽時同一昏濁之情看先王之禮儀尊列祖終日百拜酒清不飲肉乾不食是甚氣象來方是廉隅整飭一絲不亂的節奏集註然後可以為廉未能如劔之廉二廉字非是東陽為分別周旋差為可通若竟以劔為廉二廉字以害人心不小且天下必無有能如劔者而堯舜周孔豈皆其不廉者乎



三
卷
上
總
目
錄

